

南唐二主詞一卷
陽春集一卷
間齋琴趣外篇五卷

猗覺寮
雜誌
一冊



簡目錄云稽覺寮雜記二卷宋朱明立撰上卷皆
詩話止在考完典按而不詳詞意之工拙下卷雜記其
首在宋子近時駝氏志不足齋刊本割其下卷六十一條
移入上卷以切卷頁殊失古人著書之志今仍從原奉
分卷下

猗覺寮雜記



右上下兩卷凡四百三十五則故紫微舍人桐鄉朱
先生公所記也先生嗜學如渴之須飲饑之須食所
謂以圖史文章為園圃鼓吹者蓋無時不論著在曲
江五閨久閉閑謝客正流落謫徙力不能多載書人
家又非一瓶可借索手無扶棲遑僧坊獨俵俵窮經
考古砭劑疵病技量草木蟲魚上擇騷雅旁弋史傳
認引竺乾龍漢諸章下及瑣錄稗說左掇右剽悉為
吾用識測意見超閱衆甫每一轉語就學者爭先快
覩方暢若避謗不肯輕為人言唯諸郎過庭時得剽

聽善惡天定然後始收拾彙次緒成一編邁與文
惠文安兩兄時省覲真陽歲必過韶踵門內謁
先生視如通家子弟引而館之賜之詩有曰彭蠡
春生萬頃湖光明相映掾華拊鷓鴣離鷺俱為鳳乳
酪醍醐總是酥忽五十年仲子軫通守贛刊此書
使為之序泰山毫芒昔者竊聞之矣文惠巧發明
隸釋卷之云嘗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辨證古今數百
事目之猗覺寮記它日求數字冠篇首使信於人託
以傳永嗚呼孰知不及為而願以見屬悲夫慶元三
年四月九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魏郡公番陽

洪邁序



猗覺寮雜記

與洪丞相求序書



桐鄉朱翌新仲



其蒙寵示隸釋略窺用心至到古今未有此學不傳
 久矣前輩收金石刻世不乏不專於隸也况究其字
 畫音釋哉非公好古博雅必不及此後學一閱心目
 曉然使上下數千年文章深健之風不泯其惠甚大
 別紙數字僕何足以知之謹當致思以助成書續奉
 聞以隸恐不始於秦亦不自程邈為之先錄此一段
 去未敢以為是也其嘗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辨証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數百事目之猜覺察記他日錄以求教儻以為可
則望數字冠篇首使信於人且託以傳永久也伏幸
的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覽

卷一百一十五

一五

御覽卷一百一十五

猗覺寮雜記上

御覽

御覽

御覽

御覽

杜牧之云南軍不袒左邊袂四老安劉是滅劉其意以謂四老輔立太子為非何不思之甚也惠帝嫡且長為太子無過即位之後能守高祖規模亦可謂賢矣安能料其身後漢有呂氏之禍也扎使惠帝不可立張良決不肯從呂后之請又豈肯起四老人執南軍不袒左袂意謂周勃入北軍時設有袒者奈何此兒童之見也勃所慮者不得入北軍耳既入則無事矣勃之設問必已得北軍之情萬一不袒必有後段豈若世之庸人無思慮者牧之可無慮也又元



今數百事目之猗覺寮記他日錄以求教儻以為可
則望數字冠篇首使信於人且託以傳永久也伏幸
鈞照

猗覺寮雜記

海內行

桐廬 朱羽立 敦仲

杜牧云云

第一行
第二行
以下依一類照種錄等德款式

立張良決不肯從呂后之請又豈肯起四老人於南
軍不袒左袂意謂周勃入北軍時設有袒者奈何
此兒童之見也勃所慮者不得入北軍耳既入則無
事矣勃之設問必已得北軍之情萬一不袒必有
後段豈若世之庸人無思慮者牧之可無慮也又元

微之四皓云秦皇轉魚道諫者鬻獲親茅焦脫衣諫
先生無一言趙高殺二世先生如不聞劉項取天下
先生卧白雲海內八年戰先生全一身如何一朝起
屈作儲貳賓安存孝惠帝推顏戚夫人捨大以誅細
虬盤而獲伸惠帝竟不嗣呂氏禍有因與牧之意同
微之責人太深過於牧之惠帝為太子無過豈可勸
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哉樂天答云先生道甚明夫子
猶或非微之豈不慙耶晉桓元作四皓論示商仲堪
亦微之意仲堪闕之其言極有理

杜云自在嬌鶯恰：啼說詩以謂恰：鶯聲也廣韻
云恰：用心啼爾非其聲也

陳無已平生尊黃魯直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為
曾南豐人或疑之不知曾子固出歐公之門後山受
業南豐此詩乃潁州教授時觀六一堂圖書作為南
豐先生燒香宜哉

筆談云王維画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
云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額外如曲
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画史亦
不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

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玉納涼晚此味亦時酒事見太

官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

世謂燕子春秋分即去之海上海上有燕子國如小說所謂鳥衣國者是大不然往入於深岩穴枯木中向寒不復出泥塗其身毛羽皆脫至春暖即生羽飛去晉郗鑒為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終無叛者此可見矣元微之云有鳥有鳥名燕子口中未省無泥滓春風吹送廊廡間秋社吹將嵌孔裏亦其據也退之憶昨行驛馬拒地驅頻墮蜀人謂立地為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之意

永貞行皆順宗時徑文事其言元臣故老不敢語畫

聚飛蚊三字不必定有出處即有出處亦何必無以
其即用楞嚴經語耶

卧涕泣何汎濶謂高郢鄭珣輸杜佑輩即官清要為醉紅裙雖然一餉樂有如聚飛蚊楞嚴經云一切衆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於方寸中鼓發狂鬧退之雖闢佛然亦觀其書

唐新史以退之自監察御史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皇甫湜為退之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閏中旱飢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斥為陽山

官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

世謂燕子春秋分即去之海上海上有燕子國如小
說所謂鳥衣國者是大不然往入於深岩穴枯木
中向寒不復出泥塗其身毛羽皆脫至春暖即生羽飛
去晉郁鑿為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終無叛者
此可見矣元微之云有鳥有鳥名燕子口中未省無
泥滓春風吹送廊廡間秋社吹將嵌孔裏亦其據也
退之憶昨行驛馬拒地驅頻墮蜀人謂立地為拒地
立地者不容少休之意

永貞行皆順宗時任文事其言元臣故老不敢語晝

卧涕泣何汎濶謂高郢鄭珣瑜杜佑輩即官清要為
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謂柳子厚謫永州

退之云長安富豪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唯能
醉紅裙雖然一餉樂有如聚飛蚊蚊撈嚴經云一切衆
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於方寸中鼓發狂
鬧退之雖闢佛然亦觀其書

唐新史以退之自監察御史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
山令皇甫湜為退之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閏中旱
飢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
如是請寬民徭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斥為陽山

今退之赴江陵塗中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
云：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頭莫
肯憐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云：適余除御史誠
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為忠寧自謀又云僂俛不
顧行行詣連州則因論旱貶陽山無疑不知史何據
而云論宮市

魯直與高子勉云尊前八末句憲下十年書徐師川
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末繼盧即齊
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
過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為八采盧即

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未字
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為八末蓋言精鑿失之
甚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可証采字
為是

琴曲有賀若最古淡東坡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
定合愛陶潛以賀若比潛必高人或謂賀若弼也考
弼之為人殊不類潛亦無狀小人背烏丸軌之議而
軌見誅爭韓擒虎之功至挺刃而出不平揚素為相
而有唯堪嚼飯之誚至於富極貴盛家積珍玩不可
計妾曳羅綺數百卒以私議大帳為煬帝所誅余考

令退之赴江陵塗中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
云：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頭莫
肯離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云：適余除御史誠
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為忠寧自謀又云僂俛不
顧行行詣連州則因論旱貶陽山無疑不知史何據
而云論宮市

魯直與高子勉云尊前八末句憲下十年書徐師川
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末繼盧即齊
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
過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為八末盧即

酬世儼會世余題

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末字
其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末詩成未伏盧可証采字
為是

琴曲有賀若最古淡東坡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
定合愛陶潛以賀若比潛必高人或謂賀若弼也考
弼之為人殊不類潛亦無狀小人背烏丸軌之議而
軌見誅爭韓擒虎之功至挺刃而出不平揚素為相
而有唯堪嚼飯之誚至於富極貴盛家積珍玩不可
計妾曳羅綺數百卒以私議大帳為煬帝所誅余考

之蓋賀若夷也夷善鼓琴王涯居別墅常使鼓琴娛
賓見涯傳文瑩湘山錄載太宗愛宮調中十小調子
乃賀若弼所撰其声音及用指之法古今無以加世
亡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文瑩不深考遂以為弼而
世因是傳以為弼也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
宗時待詔不知何所撰序則是姓賀名若
依佈似曲還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高駢風箏詩也
上句云夜靜絃声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駢守蜀
因築羅城朝廷疑之知有移命故託風箏以見意後
移渚宮出瑣言

杜云鳳皇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
朝饑張文潛石竹云真竹不結實爾獨艷陽春竹花
皆實豈有時不實如梯稗耶子美以鳳不得食為可
憐爾

符堅享群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
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不直之物未
足獻遂擢上第唐張洪靖節度盧龍參佐韋雍輩詬
責將士曰天下無事尔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銜之後遂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殺身
東坡孔毅夫集句云路旁拾得半段鎗何必開鑪鑄

牙戟用之如何在我尔入手當令君喪魄奇舒翰以
半段鎗破吐蕃見本傳

唐人詩多自用名及呼人名與第行皆情實也杜云
甫昔少年日白也詩無敵退之云愈昔從軍大梁下
籍也隴頭瀧之類今皆不然不特不自呼其名若呼
人名則必取大怨怒世道淺促至誠之事掃地矣
退之云我有雙飲酸其銀得朱提漢地里注朱提出
銀師古云提音匙漢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
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為銀貨師古
注朱音殊提音上支蜀李嚴傳嚴子豐為朱提太守

注云蘇林漢書音義云朱音銖提音如蜀人謂匕曰
提從師古音則提字可入支字韻押

有問唐酒價者對以三百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
恰有三百青銅錢唐酒價見於唐會要正元二年京
城推酒斗百五十比子美時已減其半漢昭時賣酒
升四錢又何賤也豈古之升斗小耶

古今人以詩名世者用字未嘗無所出杜詩嫩菜商
量細：開商量字出兌卦商兌注子美自謂讀書破
萬卷信矣

唐雷氏琴至今有存者皆至寶也見於文字者惟元

微之小胡笳引注云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
琴請姜宣彈方知雷蓋蜀人也

李杜詩當時名公皆心服退之云勃興得李杜萬類
困凌暴又云少陵無謫人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又
云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常恨二人不相從又云李
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杜牧
之云李杜泛浩：又云天外鳳皇誰得髓無人解合
續絃膠韋蘇州亦多稱頌元微之云杜甫天才頗絕
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着心源傍
古人又與樂天書云得杜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

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
旁脩乃不及太白何也

荔子漢和帝時取之南海唐天寶取之涪元和中取
之荆南見元微之論海味表太平御覽妃子生於蜀
好荔子南海所生勝蜀每歲飛馳以進則涪不進久矣文粹鮑
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支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閩雁
飛不到挂陽嶺馬度皆從林邑山則唐又取於廣西
張曲江為李林甫所忌甚危曲江作歸燕詩贈之云
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意稍解陳文惠用呂
申公薦入相文惠作新燕詞歌以侑酒云為誰歸去

為誰來主人思重珠簾捲燕子一也或以解怨或以
感恩

舞馬既登牀人皆謂馬舞牀上樂天雜錄云有馬舞
者攏馬人着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躩蹄皆應節是登
床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唐子西作舞馬行
云天寶舞馬四百蹄綵床觀步不點泥誤矣魏志陳
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王世得大宛紫騮馬一匹教
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是知馬可教
以舞不獨唐也

燕作巢避戊己又惡艾雀欲奪其巢則銜艾在其中
燕即去見白樂天集顧况燕于巢詩序云不以甲乙
銜泥其詩云燕于巢綴緝維戊與樂天所言不同
退之此言足可惜贈張籍云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
夜聞汴州亂繞壁行徬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
退之從董晉辟汴州掌書記晉死退之送喪至洛晉
死八日而汴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判官揚凝等退之
幸而去賢者必陰有護持也

退之寄周循州云陸孟丘揚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
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四人皆董晉
幕中同官陸長源孟叔度丘穎揚凝退之戒人服丹其言

甚切乃乞丹於循州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信矣
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
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
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尔巖
海亦閑游多用此事云

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
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之既無長繩繫白日二公
用太白意也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瑣紅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
李嶠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獨早芳張方注云大庾嶺

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南唐馮延巳詞云北枝梅蕊犯
寒開則南北枝事其未遠矣

疾風知勁草後漢王霸傳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
子獨留疾風知勁草一也南史庾登之子仲遠為宋
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
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
草二也唐蕭瑀傳太宗曰太上皇有廢立議願朕挾
不賞之功於昆弟不見容瑀於此時不可以利怵死
懼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三也裴諝傳代
宗幸陝諝挾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

信四也李絳傳絳論古今以宦官統師等事憲宗怒絳謝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五也近州郡秋試進士有出疾風知勁草詩者止本蕭瑀傳不知有五事戲表出之

蛟龍得雲雨有二劉元海傳云晉武用李愬之說以元海平涼州孔珣曰元海若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尔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吳周瑜傳劉惔借荆州瑜請築館于吳多具美女珍玩以娛其心志云：今不知出此猥以土地資業之臣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東坡鑿空閣云懸空如水鏡馮此山河影妄稱挂兔婁俗說皆可屏酉陽雜俎云月中蟾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東坡用此挂兔婁其來久矣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蟾陽也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精也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挂樹後生東坡故云俗說

退之南山詩每句用或字或連若相從或感若相闕而用或字共有二此其例也

杜詩脾睨登哀柝又連：脾睨侵或從土為埤埤城
上短牆也華嚴經第十卷注音釋埤音普未反埤音
宜啟反廣韻音婢詣埤埤女牆也見博雅宣十二年
守陴者皆哭注城上僻倪

抱朴子云韓子子治常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
生三駒百三十歲乃死東坡地黃詩云地黃飼老馬
可使光鑑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非樂天語也
樂天用抱朴子事尔吳淑馬賦亦引抱朴之言雜俎
亦云方言以甘草地黃噉五十歲馬生三駒

嶺外以批把為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揚梅次第新

又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云

盧橘批把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

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

上林賦又別出批把恐非一物批把熟則黃不應云

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

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維云上林賦盧橘夏

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

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雜亦名盧橘又載郭璞

注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即此橘也攷二事

則非批把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尔惠

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浙江之濤自古以為子胥餘怒蓋俗說也雖退之作詩未免用俗送惠師云回臨浙江濤屹起高峩岷壯士死不息千年如隔辰

退之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不能文而能書者多矣未有不識字而能書者

洪駒父詩話天棘事了不可解問魯直魯直亦不解問王仲至仲至云非烟非霧自一種物出異書然夢青絲何謂也疑夢乃蔓字傳寫誤余按本草天門冬

亦名顛棘春生藤蔓如絲杉而細正與詩合天門冬一名顛棘故有天棘之稱藤蔓細於絲杉故有蔓青絲之語子美以對江蓮搖白羽決是當時所見頽首以非烟非霧為對耶改蔓為夢尤穿鑿

玄都壇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書下雲旗翻穿鑿者云王母禽也尾如旗昔游詩云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又將以王喬為禽乎王母王喬皆仙人也其言仙人降於壇尔何必以禽對禽然後為屬對精切

古魚長短句但歌詩尔今毛詩是也唐此風猶在明皇時李太白進木芍藥清平調亦是七言四句詩臨

幸蜀登樓聽歌李嶠詞山川滿目淚沾衣亦止是一
絕句詩今不復有歌詩者淫聲日盛閭巷猥褻之談
肆言於內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以為非可怪也
淇澳衛詩也綠竹猗猗：注云綠王芻竹篇竹也疏云
郭璞曰似小蔡赤節好生道旁可食寇恂傳云伐淇
園之竹為矢百萬考此則綠竹乃竹之可為矢者綠
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為王芻竹為篇竹乎以綠竹之
盛比衛武之美有何不可乃取道旁小蔡手竹竿亦
衛詩也籊、竹竿以釣於淇：即淇澳也取淇竹為
釣竿與伐以為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

杜詩云黃鳥時兼白鳥飛黃鳥鶯也白鳥鷺也振鷺
注云鷺白鳥也故亦名白鳥月令仲秋之月群鳥養
羞注白鳥謂蚊蚋又金樓子齊桓寢謂仲父曰一物
失所寡人愠：白鳥營：饑而未食遂開翠紗之幃
進之東坡云不怕飛蚊如立豹又隨白鳥過長虹詩
話引前証謂白鳥為蚊吳江多蚊尔不知政為鷺也
上句云飛蚊如立豹矣何用更說蚊也

近世譏有書不讀者多引退之送諸葛覺詩云鄴侯
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排牙籤新石手未觸以言
手未嘗把書故如此新耳是未嘗考其全篇也其下

云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則是未嘗不讀書也鄴侯李繁也史云陽城論裴延齡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延齡白帝城以疏示於朝摘其條目自訴城奏入帝怒不省以是觀之為人強記覽不誣也新若手未觸恐是言愛護之至塵埃不及或是一讀即記不假再閱故書皆如新送諸葛往從讀書且謂學問得所欲決非有書不讀者近世不考本末小兒輩雷同以手未觸之句譏人故為辨之退之又為繁作慶州孔子廟碑云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益知非不讀書者史

書為隨州刺史不書為慶州觀碑所稱道與史所記其人甚不相類當以退之言為正

易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速子美云盍簪喧握馬列炬散林鷄以簪為冠簪之簪按古冠有筓不謂之簪；後人所名以弼言為是

房融在韋后時用事謫南海過韶之廣果寺今之靈鷲也有詩云零落嗟殘命蕭條託勝因方燒三界火遽洗六情塵隔嶺天花發凌空月殿新誰怜鄉國思終此學分身融之文章見楞嚴經詩止此一篇李嶠

沈宋之流方為律詩謂之近體此詩近體之祖也
鄭谷海棠詩云濃洒正宜新着雨嬌饒全在欲開時
百花惟海棠未開時最可觀雨中尤佳東坡云雨中
有淚益悽愴亦此意也五代詩格卑弱然體物命意
亦有工夫卒章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為發
揚故王介甫梅云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
棠用此也穿鑿者乃云子美之母小名海棠故子美
不作海棠詩未知出何典記世間花卉多矣偶不及
之尔若撰一說以文之則不勝其說矣如牡丹芍藥
酴醿之類子美亦未嘗有詩何獨於海棠便為有所

避耶退之於李花賦之甚工又將為何說耶

杜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南史何胤傳
居若耶溪雲門寺杜全用此六字又前漢食貨志天
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子美遣興詩取兩句為兩篇
首句

誰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華嚴經十四卷音釋云多
羅花形如椶櫚葉長稠密久雨魚漏此翻為高聳
送王砮音理劉反使南海云番禺親賢領籌運神
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盧宋盧真宋璟也二
公以清德名舊唐書云開元以來四十餘年廣府節

度清白有四二公預焉寶貝休脂膏以言不貪而寶
化貨多也

退之陸渾火云女丁婦壬傳世昏左氏火水之妃
音配以丁之女為壬之婦也

劉夢得云盛時一失難再得挑笙葵扇安可常東坡
云揚雄方言以箏為笙則知挑笙者挑竹箏也南史
顧憲之傳疾疫死者累以笙席蓋知笙即箏也左太
冲吳都賦云挑笙象箏韜於筒中李善注云挑技箏
也東坡不喜文選故不用吳都賦嶺外有挑竹堅韌
可作拄杖善謂是挑技則恐挑技不能為箏當從坡

為挑竹

東坡雪詩云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蓋
用皮日休元魯山詩云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髮其意
也

魯直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慙來全用樂
天寄元九一聯云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亦演為
七言

宋景文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李義山云落時猶自
舞宋用此

退之感春云前隨杜尹拜表迴者杜尹兼也兼尹河

南退之為都官負外郎祠濟瀆題名退之所書兼列
銜其前

顧况作哀閩云

同音

生南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

為滅為獲方言楚人謂男為滅女為獲既云絕其陽
則可為滅亦又云為獲是陰陽不分男女不辨也

退之杏花云鷓鴣鉤輞猿叫歇本草鷓鴣鳴云鉤輞
格磔李群玉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輞格磔聲
林逋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輞當時人盛誦之以今
所聞之聲不與四字合若云行不得也哥；不知本
草何故知謂此声鷓鴣非啼於木上止啼於草茅中

逋錢塘人浙無此禽蓋傳聞之誤段成式則云鳴云
向南不北逃

東坡琴云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窖中雉登木
出管子地賁篇凡聽宮如牛鳴窖中聽角如雉登木
日月光天德云：陳後主國亡入隋從隋文東封登
芒山所獻詩也天下教兒童者以此題學書紙宣和
末京師盛歌新水皆北狩之讖

東坡橄攬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王
立之詩話云崖蜜櫻挑出金櫻子坡意正為蜜尔言
餘甘者甘味有餘非果中餘甘也立之見餘甘為果

遂以崖蜜為櫻挑杜詩云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
又云崖蜜松花白皆蜜蜂之蜜也然則崖蜜豈專是
櫻挑且櫻挑非十分甜者又不與橄欖同時

杜李潮小篆歌若睽光和尚骨力骨力二字南史張
融齊高見其書曰卿書殊有骨力

韓增封龍額侯師古注字或作維退之晚秋聯句云
策勳封龍額歸騎獵麟脚以麟脚對龍額則不為維

退之云李翱觀濤江翱復性書云南觀濤江入于越
退之為此也

謝安捉蒲葵扇世妄以為蜀葵廣韻拊攔攔蒲葵

也是攔攔扇也豈如今之高麗摺疊扇耶李翱為揚
於陵誌於陵知廣撤蒲葵陶瓦覆屋是以攔蓋屋

蓋知蒲葵即攔攔也

樂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以言聲妓之多蓋
用古歌詞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是
一人頭插十二釵非聲妓之多十二重行也

太白云總謂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下句用
晉明帝舉頭見日不見長安上句用陸賈新語諛臣
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

詩人多用元次山帶笈箸語作平上声用廣韻音冷

醒太平御覽載通俗文云竹器謂之箏箏著上都鼎切
下幸鼎切皆不作平声惟箏字有靈音不知次山集
箏音丁卽箏音柔荒

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屢抓天外鳳
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十洲記云麟鳳洲上仙
家養鳳喙及麟角作膠名集弦膠或名連金泥能連
弓弩弦折刀劍見御覽

東坡鶴歎云戛然長鳴乃下趨何至以身為子娛世
說有遺支道林雙鶴林曰既有凌霄之資何肯為人
作耳目之玩養令翮成使飛去

飯抄雲子白注引荀子友風而子雨：豈可抄也武
帝內傳西王母謂帝太上之藥有風實雲子
一箭正墮雙飛翼隋長孫晟射鵰一發雙貫

側目似愁胡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
黃祖之子射命彌衡賦鸚鵡武其後祖殺衡射救之不
及嚴武在成都不堪少陵之慢顯杜二錦江亭云莫
倚善顯鸚鵡賦以衡比甫有意殺之且戒之也甫酬
云阮籍焉知禮法疎是無改悔意也若武冠不鈎於
簾其母來少緩甫死矣祖之子救衡遲故衡死武之
母救甫速故甫不死命矣夫

退之兄會嘗為起居舍人謫韶州司馬退之幼從其兄到韶兄死退之後至曲江云憶昨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云：會史無傳不知坐何事貶攷之史坐元載也載傳云與載厚善貶者其人某人會其一也

白云前月浮梁買茶去舊唐史風俗貴茶之名劔南之蒙頂云：浮梁之商貨不在焉是唐之茶商多在浮梁也

杜云拒救作人情楚詞拒救蜜餌郭璞新語拒救膏環也通俗文寒具謂之餠音曷則拒救寒具今之環

餅也坡云上有拒玄寒具油則寒具為環餅無疑
宜都山記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冷：不盡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声淚沾衣杜詩聽猿實下三声淚用此也

陶淵明九日閑居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東坡云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華即菊也按真誥太玄玉女有八瓊九華之丹又云授九華丹方於江上鍊丹又云李八百居栖玄山合九華丹成以此攷之非菊乃丹也

退之謝自然詩云：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金
泉山晝夜不寐忽有雲氣散漫彌久仙去見風俗通
子美以苔卧綠沉捨對雨拋金鎖甲詩人謂捨卧於
苔中不用也故云綠沉續齊諧記王敬伯夜見一女
命婢取酒提綠沉漆搯以此攷之則綠沉者漆名也
猶今所謂朱紅銀纏捍之類對金鎖甲精切寂英集
載狀雲門山物拍梁體鄭槩云亭：孤笋綠沉捨
介甫雙廟云兩公天下駿無地與騰驤西京雜記文
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
鷺絲鷓鴣皆宿於喬木叢竹上晚則俱集喧噪至黑

方定燕子未嘗集於木上杜云沙頭宿鷺聯拳靜又
云宿鷺起圓沙又云風鷺藏近渚雨燕集新條皆取
其意尔

世以孔翠為孔雀不知是孔雀翡翠也退之云買春
馴孔翠遠苞樹蕉拼二物之驗也李善注文選亦然
唐造茶與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乾唐則
旋摘旋炒劉夢得試茶歌自傍芳叢摘鷹嘴斯頃炒
成滿室香又云陽崖陰嶺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
竹間茶最佳今亦如此唐未有碾磨止用臼多是煎
茶故張志和婢樵青使竹裏煎茶柳子厚云日午獨

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坡詩便欲去為湯餅客多用德宗王后生日典丰曆
作湯餅為証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夢得送張盥云尔
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
寧馨今往、讀作仄聲夢得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
人雄猛得寧馨則平声無疑

荆公多用晋白雞事酬許奉議云後會敢期黃耆日
相看且度白鷄年游齊安院云老恒白鷄能不死復
随春色破寒来次張唐公韵云君騎白鳳今何處我適新
年遇白鷄蓋公生於辛酉也騎白鳳事見孫光憲北

夢瑣言沈詢除節旄曹唐作游仙詩玉詔新除沈侍
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
鳳皇東坡云自怪騎白鳳

君子偕老疏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
元微之三泉驛云新葉麴塵花落地樂天山石榴云
千房萬葉一時新嫩紫殷紅鮮麴塵夢得云龍墀遙
望麴塵絲

介甫云日高青女尚橫陳又云水滸洲堵得橫陳用
撈嚴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事唐李義山小蓮玉體橫
陳夜已報周師入晋陽唐張薦靈怪集東蔡女鬼與

裴紹祖詩云橫陳君不御惟知思不絕漢魏文章宋
玉諷賦主人之女歌曰內怵惕兮祖玉床橫自陳兮
君之旁橫陳蓋本於此

左氏室如懸磬言室中之物垂盡以磬訓盡也其下
云野魚青草則磬恐是器物但非今之僧磬也若以
古之鐘磬言之則磬皆曲折片石無中虛之理說文
磬虛器以是知為器物但不知於今為何器子厚云三
畝能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李義山云不憂懸
磬乏乍喜覆盂安

玄菟郡多作平聲義山云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

莽陣雲深則作仄音燈檠平聲也義山云六曲屏風
江雨急九枝燈檠夜珠圓則又為仄音

唐人多不用顏師古注漢書音如魁梧音悟栗姚皆
去声杜云夫子魁梧則梧為平聲李杜皆押栗姚為
平聲揚巨源請問漢家誰第一麒麟閣上識鄴侯則
音贊者又不用也

揚太真妃本壽王瑁妃也元宗納之為壽王別取韋
昭訓女李義山驪山詩云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
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唯壽王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東陝西方出遂及京師陳堯佐

漕河東時始除其稅元豐元年徐州始發東坡作詩
記其事水經魏土記技渠東南大山出石炭火之熱
同樊炭則石炭六朝時已有

杜八挂云五嶺皆炎熱五嶺說多不同後漢吳祐劉
表傳注西自衡山之南東至於海一山之限標名有五裴
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鄧德
明南康記亦分五嶺與裴不同水經郴縣黃岑山騎
田之嶠五嶺第二嶺也桂陽部山即部龍之嶠五嶺
第三嶺也營道縣萌渚之嶠五嶺第四嶺也越城嶠
五嶺之西嶺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又云始安嶠即

越城嶠又云大庾嶺五嶺之最東當以水經為正則
八挂諸家皆不以為嶺今自湖南入廣西未嘗有險
阻

子美有小至詩說者謂冬至前一日為小至盧照隣
年日述懷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是以元日為
小歲以此觀之子美之小至即冬至也盧詩見歲時
雜咏

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真字韻寅則訓恭
然唐人亦作寅字押冷朝陽云玉律催佳節青陽應
北辰下云寒餘月建寅是也

唐人不分韻作詩止用一字如陳子昂晦日高文學
置酒林亭賦者十人止押霞字周彥暉晦日重宴亦
十人同押池字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
戶千門看無人送窮

唐人以正月晦為節德宗改用二月一日號中和節
呂渭和德宗詩云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

李義山云取酒一封馳前漢大月氏一封橐駝注脊
上有一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俗號封牛

子美孟冬云破瓜霜落刃歲時雜詠乃云破甘霜落

瓜恐雜詠為是孟冬無瓜矣

子美贈畢四云饑寒童僕賤顏狀老翁為漢魏文章

王文考王孫賦云顏狀似手老翁是以猴戲畢

洪駒父詩話退之云誰謂胎厥無基趾是歇後語晉

五行志何曾曰國家無胎厥之謀以此知退之用字
亦必有本也

子厚云且畫薑牙斂手徒又云薑牙畫是捧心人以

手如薑牙斂手又手也又言捧心則知為手無疑相

書手如薑牙者貴

退之云畫蛇看足無用處為蛇画足見戰國策與史

記楚世家及陳軫傳莊子以為脊脇而行方朔射守
宮曰謂之為蛇又有足以言地無足也按本草蝮蛇
陶隱居注云地皆有足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其中
足出酉陽雜俎云地以桑柴燒之則有足出余在曲
江老兵捕一蛇燒之四足垂出如鷄足狀以此知古
人有未盡窮之事孟子言緣木求魚以其不可得也
本草鰻魚陶注云能緣樹食藤花唐注亦云有四
脚能緣樹雜俎鯢魚能上樹莊子衆雌無雄又奚卵
焉今鷄鴨有無雄而卵者但不能抱成子爾
芰即菱也花白生水下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於

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婉然如婦歛然如女是以芰為
蓮花

牽牛河鼓詩人多用為七夕事按爾雅河鼓謂之牽
牛注今荆楚呼牽牛為擔鼓擔者何也何音荷以平聲
讀從水者非

太白古風云君子變猿鶴小人為沙蟲退之云穆昔
南征軍不歸猿沙蟲鶴伏以飛抱朴子云穆王軍敗
於南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二公用此
退之盛山十二詩序云不知出於巴東以屬胸臆唐
韻胸音蠢臆音閏巴東郡之縣名地下濕多胸臆蠢

因以為名盛山今之開州唐地理志云古巴東郡之
胸臆縣也顏師古於漢地理志胸音劬當以唐韻音
為是

東坡云青浮卵盃槐牙餅紅點冰槃藿葉魚槐牙冷
淘見杜詩藿葉膾見禮記注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
之為膾注聶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然後為膾
唐至德二年改蜀郡為南京杜云南京犀浦道為蜀
郡也又云南京久客耕南畝注云明皇幸蜀以成都
為南京非也

唐人重端石硯見劉夢得謝唐秀才惠端州紫石硯
云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
者巧如神踏天磨劍割紫雲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
為硯至妙蓋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水中石其色青
山半石紫山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貯水處有赤白
黃點世謂鸚鵡眼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相硯之法盡
於此李賀青花紫石硯者蓋研之上品也東坡論許
敬宗硯云是端石敬宗高宗時人則唐重此硯其來
久矣魏道輔東軒筆錄記端研三坑石甚詳

東坡云此生有味在三餘用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者
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為閑暇無事時也人有疑陰

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以讀書
余嘗驗之則知古人不虛語也

京師以探刺者為覲步唐有此語強梁御史人覲步
安得夜開沽酒戶

唐國忌禁用刑作樂狼籍因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
國忌依前不得花前醉皆元微之詩禁作樂今猶唐
也禁刑之令弛矣

杜會須上番看成竹元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
用上番字則上番不專為竹也退之笋詩云庸知上
幾番又作平声押

挂林以地有八挂退之云蒼：森八挂山海經云八
樹成林唐韵亦云故淵明詩云亭：凌風挂八幹共
成林

外臺見唐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
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監院屬三司如揚子院是也
皆財貨轉易之地故今監司亦號外臺皆以察風俗
舉不法劉夢得和南海馬大夫云漢家旌旆付雄才
百越南溟統外臺以馬總帶御史大夫也

唐本草注雁與燕相反燕來則雁往燕往則雁來故
坡云秋鴻社燕巧相違

退之詩不辨資某施用楚詞資某施以盈室乎判獨離而不服歎立之不用於世不為人所知

魯直醱醪云風流付枕幃又云夢寐宜人入枕囊說者謂幃幕如枕屏之類非也楚詞蘇婁壤以充幃注幃謂之勝香囊也又云擬欲充其佩幃注謂盛香之囊則知枕幃乃枕囊也張平子思立賦云縞幽蘭李善注說文曰繫幃曰縞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縞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縞縞者繫囊之繩是也坡云刺舌君今宜自戒矣看我亦更何辭矣眉見晉郭舒傳王澄以舒為狂使人插鼻炙眉頭刺舌見隋

賀若弼傳父敷臨刑呼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戒以口過坡平生以語言得禍故畏如此

退之序云携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不能休有好奇者云讀如吾日三省之者且以三省丁寧為句又謂唐無三省之名是未之考也六典既修以來侍中書令尚書令謂之三省長官唐言三省處甚多且如陸扆傳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是也張籍寄白舍人云三省比年名望重李頎緩歌云三省官寮揖者希見文粹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携被入

直何用日三者為既云日三者不知丁寧者為何人
皆妄鑿也

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張籍秋山詩
云秋山無雲可無風兩可字義不同然皆新而不怪
世傳不逢韓玉汝有應聲對者曰可怕李金吾以金
吾對玉汝為切唐有孫玉汝則玉汝為名字不始於
韓也見李景讓傳

退之云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無事飲
犀首也袁粲尹丹陽郡南一家插有竹石率爾步往
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

杜牧之斑竹簟云分明知是湘妃淚何忍將身卧淚
痕迷異記舜葬蒼梧娥皇女英淚下沾竹文悉為斑
坡云宜蠶使汝繭如瓮述異記云園客種五色香草
有五色蛾集其上蠶時有一女來養蠶得繭百二十
枚大如瓮女與客俱仙去

坡云彭仇不難逐宣室志僧契虛游稚川山頂見宮
殿有具簪冕者曰稚川真君也真君曰爾絕三彭之
仇手契虛不能對真君曰不可留也

坡曰玉骨何勞獼隨鑿拾遺記孫和月下舞水精如
意傷鄧夫人頰醫曰得白獼隨雜玉與琥珀屑當滅

痕

坡云但今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吊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先生生而不邪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為謐妻曰謐曰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盡形何以謐為原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為國相辭不為是有餘貴君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謐為康不亦宜手魏書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爾

坡云揚州銅器越州羅爭唱洪農得寶歌見韋堅傳云：

退之與孟郊聯句前輩謂皆退之抄飾恐皆出退之不特抄飾也以荅孟郊詩觀之如弱拒喜張臂猛擊開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咬剛豨句皆退之作無疑也

元厚之與介甫詩云陳前輿服嘉禾傳拜後金珠有魯公是時修三經義成有賜予元澤亦加職厚之此詩為切當相榮以所賜輿服陳之前曰此稽古之力也公羊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手前魯公拜手

後

柳子厚云沈吟亦何事隗囂傳卽得書沈吟十餘日符丕傳啖青謂諸將曰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龐統傳若沈吟不去當致大困

退之詩鷄三號更五點晉律曆志有鷄始三號

坡云留連一物吾過矣北史盧思道謂王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答曰云：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

坡云百尺飛泉瀉漏天任升梁益記漏天在雅之西北山高谷深陰晦常雨又云憤：到天公晉天文志

康帝三年歲星犯天闕庾翼與其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闕占云梁益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闕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魚皁白之徵又云天形倚一笠晉天文志天似蓋笠

左氏三后之姓於今為庶杜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用此也句法有相似者元云房杜王魏之子孫杜云殿脚插入赤沙湖元云日脚插入秋波紅

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元云醉摘櫻桃投小玉

義梳叢髻與曹婆

風之逆舟人謂之打頭風坡云卧聽三老白事半夜
南風打頭元云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亦
俗諺

洞庭湖元云駕浪沉西日吞空接曙河北吳楚東南
拆乾坤日夜浮則元為費力

蜀人云灑瀨如馬瞿塘莫下灑瀨如象瞿唐莫上杜
云如馬戒車航白樂天云五月斷行舟灑瀨正如馬
親家翁開素鵲填河皆俗語白樂天用俗語為多贈
皇甫郎中親家翁詩晚接嘉姻不失親又云月終齋
滿誰開素酒記竒章置一筵又云秃似鵲填河

少游云夢鬼思汝鳥工徃世故着人羊負來贈炙人
口鳥工徃舜濬井事羊負來乃蒼耳子見千金要方
果菜門

蒲柳望秋先零二物弱最早凋或以蒲柳為檉柳甚
可怪也馬融賦樹以蒲柳注蒲也柳也何嘗以為一
物况以對松栢經霜弥茂說文亦云揚蒲柳也

坡云賀雨詩成即諫書樂天有賀雨詩末章云一言
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賀
有其終此即諫疏也

陵寢為拍城見唐韋彤傳寢宮所占在拍城中距陵

不遠白公陵園妾詩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
瑟

淡菜貝中海錯之美韓退之孔戡墓志曰淡菜蚶蛤
之屬李長吉詩云淡菜生寒日以天色極寒方出元
微之論海錯亦云淡菜海蚶之屬

子美沙苑行為馬詩也未章云泉出_田魚長比人丹
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同州志云沙苑有泉：多大魚杜意魚與馬皆可成
龍

介甫云投老歸來一幅巾黃塵投老判悠悠：投老歸

來天柱峯投老見後漢仇覽傳云苦身投老王羲之
傳懷祖正當作尚書投老可得僕射

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
年介甫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議
者謂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年事
乃南史謝朓吏部也沈約見其詩云二百年來無此
詩以介甫為誤以余考之歐公必不以謝比介甫介
甫不應誤以謝為韓也孫樵與高錫望書曰唐朝以
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歐公用
此介甫未嘗誤認事也見樵集

坡云腹搖鼻息庭花落債盡當年未足心孫樵云腹
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

退之送馬總南海云徇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馬人
見佛書毗舍離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
身為蠶乃得衣王生中土馬人感戀號馬鳴菩薩見
傳燈十一祖龍戶即登戶也

杜云竹根稚子無人見稚子即荀或以為竹鼯非也
牧之云小蓮娃欲語豳笋稚相携以蓮比娃以荀比
稚子與子美意同

陳子高云我亦快飲月氏頭史記匈奴破月氏以其

頭為飲器春秋後語智伯圍趙襄子智伯大敗漆其

頭為飲器漢張騫傳晉灼注為虎子周官玉府掌

器鄭司農注虎子也魏蘇則為侍中親者起居執虎

子吉茂嘲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介甫云虎士開闔

闔雞人唱早朝虎士衛士也魏許褚傳太祖引入宿

衛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

又周禮虎賁氏
虎士八百人

淮人歲暮家人宴集曰潑散韋蘇州云田婦有嘉猷

潑散新歲餘

詩人論魯直醱醱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
爐香不以婦人比花乃用美丈夫事不知魯直此格

亦有來歷李義山早梅云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
爐更換香亦以美丈夫比花魯直為工

酒斟滿捧觴必釅指甲牧之云為君蘸甲十分飲夢
得云蘸甲酒歡便到來

古酒餅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夢得云酒每傾三雅

蔡興宗作杜詩考異婢娟碧鮮靜蕭抵寒擇聚鮮字
從別本蓋字畫小缺而擇者云婢娟碧鮮皆竹也尤
謬非釋者謬吳宗謬也按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
碧鮮正謂竹也乃以為碧鮮兒童之見也捨舊集而
從別本何也五代扈蒙作碧鮮賦得名婢娟美貌以

言碧鮮之美豈以碧鮮為鮮哉文選成公子安嘯賦
云蔭修竹之婢娟注云婢娟美貌

杜云拄到玉女洗頭盆真誥玉女居華山祠前五石
臼號玉女洗頭盆

太白云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見漢武故事武帝
四歲長主抱著膝上問曰阿嬌好否對曰好若得阿
嬌為婦當作黃金屋貯之乃定昏

坡云一似獼猴騎士牛魏晉新語尚書鍾毓謂州泰
君釋褐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
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職獼猴騎士牛一何遲耶

杜夔州詩云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注云釋氏有
六祖今云七莫知其故六祖傳法清源思不傳衣謂
之七祖雙峯惠義寺也杜有惠義寺送辛負外詩云
雙峯寂對春臺

子美鹽井詩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便見當時川
中鹽價與商賈所販之息使後世有考焉真詩史也
唐子西作溫泉記其下未必有硫黃以為水受性本
然李賀云華清宮中礬石湯以此觀之泉之溫其下
必有硫黃礬石之類無疑

杜云自平中官呂太乙收珠南海千餘日唐宦者呂
太一及嶺南以韋倫為韶州刺史見倫傳印本多以
官為宮或者又妄以為宮中

杜山水障云咫尺應須論萬里南史蕭貴扇上圖山
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而遙

退之百葉緋挑云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
中周禮天官注奚三百人若今之侍史官婢後漢尚
書郎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婉麗執香鑪護衣服



猗覺寮雜記卷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猗覺寮雜記卷下

為文用偏旁字顏延年白馬賦秀騏齊于潘安仁射雉賦張衡舞賦並用彳于二字彳丑亦切于丑錄切韓詩刻畫架崖厂今人不敢用

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結句議者或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自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

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鷓白羽黑文曾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鷓失

素是未盡識鵬也

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多不知為何等魚攷之乃鰕也廣韻注鰕巨口細鱗山海經云鰕巨口細鱗有斑彩以是知東坡一言一句無所苟也

東坡作鍾子翼哀詞用四字七字為句崆峒磨天章
肯漱石致兩確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
無賢如瞽無相何俵王文考靈光殿賦彤靈宮
歸靠宮崇紛厖鴻芳其下皆協韻但加芳字

東坡笑先生贊竹亦得風天然而笑世皆以天為

天然非也說文笑字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

吳丞相為歐永叔行狀云仁宗遇公厚論及當世

才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韓魏公為墓誌載

仁廟語即云如歐陽某何處得來不加文飾有以見仁祖質厚之言如此得直述之體也

退之毛穎傳吾子孫神明之後四字子產猷陳捷於晉語也退之為文用古人語如已出所以為奇

武后見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讀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李襲吉為李克用與梁書朱全忠讀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

鐵馬踐蹂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文章號令豈可不擇人李德裕勿以子孫之謀而存輔車之勢三鎮凜不敢結連封教傷居尔體痛在朕躬將士為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於長槍大劍如此

韓退之文章上繼班馬蓋不待言然當時亦有異論平淮碑遂至磨仆此憲宗迫於諸將之意爾至皇甫湜乃謂退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湜學退之不知退之未嘗為無用之文也况不親炙之者乎羅池廟碑卓絕古今舊史乃曰南

人好巫退之遂實其傳此文之紕繆者然後世何嘗以此等之言為信青蠅之矢變亂白黑何益哉劉夢得氣高不伏人祭退之文極言稱贊寫鳳一鳴烟塘草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皇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皆實錄也

班孟堅載史記冗語極簡健亦有所改字不若遷者陸賈謂五子曰與汝約過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珥劍車騎侍從者說者謂賈所死

之子家得此物考上文云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
瑟侍者十人珽劔直百金謂其子云：何待死而後
與以遷史攷之乃徙字謂十日後遷徙別之一子或
過它客去則以所携之物與之尔若作死字恐無義
味

世之大儒者其論不可曉者歐公以繫辭非孔子之
言詆之甚力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尚解
不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己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
也云：故其詩陳農桑之事與序合若子由不用序
陳王業一句
不知一篇為何而作此易曉者其它詩有未易曉者

若不用序則尤更茫然

王介甫云有周公之功則可用天子之禮樂是以為
周公無恙時所用也以傳攷之周公死之後成王方
賜之獨用於周公之廟祭祀尔使周公無恙必不敢
當此周公以四國流言甚畏懼詩書所載詳矣卒不
失其聖如狼跋之美其後四國之君相繼誅滅使生
而偃然乘天子旌旗用天子禮樂豈不慮流言復起
手成王雖日報周公之功加厚如此不知天子禮樂
豈可假人使周公有靈必不享也適所以啟魯之後
僭竊之禍八佾之舞雍之徹泰山之旅皆自此起矣

是則成王之過也

退之馬蹄研銘云天馬有靈迹在于石漢武紀獲汗血馬注踏石汗血一日千里踏石有迹以言蹄之堅有力

東坡月石研銘石宛々兮黑白月法苑珠林西方有一月分白黑一日至十五為白十六至三十為黑介甫字說往々出於小說佛書且如天一而大蓋出春秋說題辭天之為言填也居高理下含為太一分為殊形故立字一而大見法苑珠林如星字物生乎下精成於列精成于列晉天文志張衡論也鸛鶴勾其

足而欲見西陽雜俎鸛鶴之交勾其足往々墮地人掩之以為媚藥年字禾一成為年書正義孫炎曰年取禾穀一熟

潛珍閣銘云信蒼々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莊子天之蒼々其正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漢鄒萌記天々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督精絕故蒼々然也辟如苟望遠道之黃山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窈黑青非真色黑非大體也

東坡順濟龍王廟新獲石砮記引禹貢荆揚所貢及春秋時隼集陳庭措矢貫足石砮長尺有咫孔子遠

取之肅慎顏師古注云搭矢堪為筈今甌以北用之
以此考之用搭為矢至唐猶然用石為筈自春秋以
來莫之識矣余讀晉肅慎傳魏景元以來貢搭矢石
筈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筈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入
鐵唐黑水靺鞨傳居肅慎之地其矢鏃長二寸蓋搭
筈遺法則自唐以來猶有石筈非春秋以來莫之識
也坡知唐猶用搭矢而不知用石為筈至晉唐也
語云松栢後凋松栢未嘗不凋特歲寒時不凋；時
後衆木尔記云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柯不改是也
葉未嘗不易也松竹皆於雪霏之際不凋至春夏則

換葉記雜漢儒之言與聖人之言迥然不同

世所傳東坡注杜詩李歌編者誕妄無根不可名狀
其言其書其論者今皆無此書一妄也且古人語各
不同如三國時與西漢人語兩漢人與六朝人語各
有體格今皆一律此二妄也詩人用古語三字或兩
字或全句多失取其自然不如是切當是撰字貼詩
唯恐句中漏一兩字使人覺之甚可笑此三妄也其
大妄者有三有灼然有出處而歌不知者又東坡雜
說中論杜詩及錄出處者極多無一字及此以是知
其尤誕妄小兒輩好奇未多讀書真以為東坡所注

故為辨之

淮南王諫武帝誅閩越云拖舟而入水行數百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多蝮蛇猛獸又云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退之送區冊云陽山天下之窮處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倅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沒者往往有之退之似祖述助者然皆竒語

牧之阿房賦復道橫空未雱何龍議者謂龍星也非真龍也不可比復道北史潭師夏以龍見請雱時高阿那肱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

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雱郊壇非真龍也阿那肱忿然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方牧之下筆時偶不記此耶雖然凡物之生于下者皆有星主手上雱爾雅注吁嗟請雨龍所司也龍星雖非真龍然所主龍也故請雨則以其夏見之時又爾雅蝻蝻謂之雱蝻蝻虹也以比橫空之復道又何害

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為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其言多釋詩以是知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

兮之類皆衛詩猗嗟名兮刺魯詩是皆列國之風非
周公與中古特明矣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孔子世家云筆則筆
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未嘗及子游豈見云
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贊辭非措辭也

子雲長揚羽獵賦摸倣相如也雄傳云雄常好詞賦
蜀有相如作賦甚闕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
為式其著書乃謂相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
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何也班固謂與詩之諷諫何
異為雄戲言是已雄鄙賦不作可也既作之又不以

為是何耶

崧高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蓋言申伯仲山甫皆宣
王輔佐之賢注乃以甫為甫侯甫侯乃穆王時人漢
刑法志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去宣
王時遠矣觀烝民一篇專美山甫之功之德則高高
所美為山甫不疑

余嘗疑蘇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為非子夏所作子夏
所作見文選考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得風雅
之旨于今傳於世又隋經籍志初毛公作詩序衛宏
益之乃知子由亦有兩本王介甫答韓求仁書則云

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
故其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熟講之不當疑其失
荆公亦不知為衛宏作也退之謂子夏不序詩漢之
學者籍之子夏是已

退之祭文虎入其廐以我騾去唐韻驢子曰騾亦見
何承天纂文

禹惡旨酒見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
請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令儀狄作酒美進之禹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
其國者

本草鷺注陳藏器本草云尸子云野鴨為鳧家鴨為
鷺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余是以知周禮庶
人執鷺之義如此

凡為文合於古則不免世俗譏評君子不恤也歐公
作尹師魯墓誌王介甫作錢公輔母墓誌皆不免紛
紛况它人手二公作書力辨可以為庸妄之戒

論史

憲宗迎佛骨於鳳翔退之諫甚切卒不從退之被斥
海上懿宗咸通中又往迎之或言憲宗嘗為此俄不
祥懿宗曰使朕生見之死不恨李蔚若諫亦不聽見

蔚傳後唐有僧得佛牙於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趙鳳
曰臣聞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以斧斫之應
手而碎先是宮中施物已數千鳳碎之乃止見鳳傳
明宗之好已不減於憲懿而趙鳳之策乃着力於韓
李仁宗時孔道輔擊虵亦用鳳策

退之符離白兔書稱說功德祥應唐明宗時宿州亦
獻白兔安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却而不以聞
二公所見不同如此
浩孔異以百口保孫仲謀道子入侍却超以百口保
拒溫於簡文裴度以百口保魏博盧杞以百口保李

希烈張說以百口保不慮減兵而招寇姚崇以百口
保內外官無反者杜佑以百口保李藩古人不受家
族保人於天子之前可謂忠矣諸人往不負所保
獨希烈不然德宗不責保人亦惑矣

舊唐史載開元以來治廣清白者四宋璟裴奭先
李尚隱盧真新史止載三人不及奭先張嘉貞傳廣
州都督裴奭先抵罪亦不載何罪

自三代而下創業守文之君兼之者唯唐太宗漢之
文景武宣皆不及也其後永徽有正觀風見張說傳
開元有正觀風見姚崇傳建中有正觀風見李吉甫

傳惜乎三君皆不克終遂使太宗獨稱盛焉

九合諸侯人皆知為管仲不知有魏絳也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人皆知為蕭何不知前有狐偃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人知為禰衡而不知本鄒陽書也晉文公渡河北歸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加萬世之功乎

唐百官志有書學故唐人無不善書遠至邊裔書史里儒莫不書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見也往、勝於今

之士大夫亦由上之所好有以勸誘之正觀中集王義之書為一百五十卷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以為弘文館學生內出法書命之習學人間有善書者亦召入館海內向風工書者衆見唐曆

凡物順則死逆則活魚無不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力不勝則稍隨水而下力定復上禽鳥亦多逆風而飛人亦如此飽暖安樂縱情恣意如是天折者多矣使辛苦憂畏拂亂心志能謹畏無意外事可以永年孫思邈論養性以憂畏為本其言及復甚切所謂五行不順行者亦此事也

柳芳唐曆書武后載初元年是月壬午改為天授元年三年四月景申改如意元年是年九月庚子改長壽元年計三年新書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改載初盡二年十月改長壽不載如意計一年十月新書永昌後有天授自天授改載初而唐曆無天授自永昌後便改載初唐曆延載之後有證聖新書無之年號史家當具載無去取也不知何為如此差誤

宋文帝問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唐宋令文三子各得令文一絕之間文章之悌驕勇之遜章隸范文正三子各

得父之一忠宣得相業純粹得將才純禮得文章南人以鹽收鴨子曰鹹九子爾雅抗魚毒注謂抗皮厚赤汁中藏卵果廣韵音抗亦云煎汁藏卵果不壞當用抗字

戰國策陳軫言楚人有兩妻詭其長者長者罵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者詭謂詭者曰女取長者手少者手取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和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罵人後漢馮衍傳記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

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范曄所記比戰國策語簡而意足大抵班范善刪裁前人之文得體要法

始皇諱政以正月為月呂后諱雉以雉為野鷄揚行密據揚州淮人以密為蜂擔錢元瓘據浙：人以一貫為一千石勒據長安北人以羅韞為香菜至今不改必是當時犯諱令嚴故人不敢犯 本朝寬厚自非舉子為文臣寮奏牘不敢犯廟諱天下人語言未嘗諱也

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甚柳子厚黃溪記神曰可行乎予曰不可行貴人曰何為不可行也予曰古人始死也自屬纊至大小歛陳尸之所皆有法如哭泣之聲吊問之位皆有叙殯於寢五月七月之葬三虞之祭如此之類皆於今不協且如今之人家宅宇安得如古之制所謂寢所謂堂阼階賓階之類向南向北皆不合於古又人家卜筮年月利不利安能行百日虞祭方荒迷哭泣安能一：陳古禮若暑月一夕之停則有害矣何暇論大歛小歛次序且如有五兄弟一為公一為卿一為大夫士一為庶人則禮從而不同若使之各行其禮乎若止推長者或官高者行

禮則已不合於古矣至於緋綉帷裳之具畫象事之與古人用尸一：不同故不可行貴人曰然則古人何為行得子曰惟古人能行蓋古人於吉凶軍賓嘉五禮未嘗頃刻廢也此身此心日夜往來手規矩法度之中故不以為苦今之人吉凶軍賓嘉禮未嘗少留意忽一日家有變故乃欲使之周旋於此必已為大苦矣是以不能行也荒迷之中一旦強之必有可笑此事又不可預使之習儀且男子行之可也婦人女子如之何一旦倉卒喻之使如禮乎然則有可行者曰無所不用其至與夫哀而止耳此則人：可貴

王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声相通以此攷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國學立孔子廟始武德二年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始正觀中以孔子為文宣王顏子為充公十哲為侯文宣王南面十哲夾坐曾參等為伯始開元二十七年孟子配享則始於元祐元年

世號贅壻為布袋多不曉其義如入布袋氣不得出頃附舟入浙看一同舟者號李布袋萬人問其徒云如何入舍壻謂之布袋衆無語忽一人曰語訛也謂之補代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

壻以補其世代尔此言絕有理

劉仁軌征百濟請曆日一卷人問之曰削平遼海酒
示國家正朔李勉傳帝指案上曆日曰卿擇佳日曰
某日良帝曰卿以是日遂相劉瑒亦如此

後周宣帝每捶人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五代劉
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隨年教杖
之謂之隨年杖

三代之礼不可行於今籩豆簠簋冠冕裳幅姑存古
制而已不可廢也有一士人作喪禮以遺一貴人貴
人出以示予曰何如予曰攷究禮文皆是無可疑者

不問賢愚貴賤古與今也若不誠於中而區：泥古
之文非聖人意也

草具三戰國策齊馮煖云：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
草具范睢傳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陳平傳漢以
為項王使以惡草具進

淮以南酒家以升計淮之北以角計詩我姑酌彼金
罍疏一升曰爵、畫也足也二升曰觚、寡也飲當
寡少三升曰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四角、觸也觸
罪也五升曰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其實曰觴
觴餉也觥大七升罰有過觥廓也君子有過廓然著

明

士人曾為僧南史伏挺之不堪蘇素還俗唐馬嘉運
許淹韋渠牟蔡京嚴礪

箭筒左氏謂之冰注謂之擗九廣韻謂之鞞音步數
馬甲全裘謂之馬具裘拒伊傳輸馬具裘百具馬衣
謂之馬褐如今鞍帕之類定八年公侵齊攻廩丘之
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救之杜云馬衣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由中之言也沮渠羅仇
盧水胡人也與其兄麴粥事呂光征河南大敗麴
粥勸羅仇反攻之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遂為光所殺羅仇之言可謂君
子卒不免死世之小人益以操言為信

李虛中以人生月日所值日辰支干衰勝王相推人
禍福死生百不失一宜於自己禍福尤精可安之也
乃燒水銀為黃金翼不死卒不免於發疽豈靈於人
不靈於己耶虛中命術不用生時今之闚命者乃并
與時參考宜其尤精乃鮮有中者蓋李術不傳久矣
其未死時就傳其術者已卒然失之也

酈生說齊罷歷下守備而韓信襲之唐儉使虜請和
而李靖隨其後攻之酈死而唐歸亦命也

文帝愛幸鄧通度丞相已困通即赦之武后愛幸張
易之戒曰彼南衙宰相未避之文帝之治無可議武
后專恣不法亦使知有宰相故亦治

宦者趙同數害袁盎兄子種曰君與聞廷辱之使其
毀不用盎乃有刑餘共載之諫溫太真為錢鳳所寤
始以丹陽尹讓鳳已而行酒以笏擊鳳後鳳雖數有
言而王敦不聽矣盎畫斬晁錯之策未必種不預謀
敦之凶恣太真未必不順之也

何自苦如此二呂后謂張良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
過隙何自苦如此文君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

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自苦如此

目送有喜有怒漢高欲易太子四老人為壽已畢趨
出漢高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眦曰我欲易之四人者為
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晉文目送魏舒曰堂：人之領
袖此則喜也漢景帝召周亞夫上目送之曰此鞅：
非少主臣此則怒也

司馬遷載武帝殺鈞弋夫人云女主獨居驕蹇淫亂
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
不問男女其母無不讎死豈可謂非賢聖哉班固載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贛意可以佐

之安劉氏者必勃也終如其言聖矣夫二史言聖止此
二帝夫不問有罪無罪一切殺之此與桀紂何異遷
乃以為聖何哉高帝知周勃之能安劉而不知呂氏
之為禍是智足以知其臣而不足以知其妻明者不
如此固亦謂之聖何耶

兄弟之妻相呼為妯娌見北史崔子愨傳欲令姊妹
為妯娌古呼為娣如閨中呼為先後先去見漢郊祀
志長陵女子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字也

武后之還廬陵王群臣請之者多矣后知天下不與
已也故卒還之如張文琮之子錫吉頊李昭德蘇安

常輩皆言之惟狄仁傑言尤切中尔其歸也王及善
密贊后乞中宗出外以安群心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細晉物無雌者皆取青蟲教祝
之變成己子古今以況乞子為螟蛉尔雅蠨罔陶隱
居注云銜泥於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
草上蜘蛛滿中仍塞口以候其子為糧已破變為己
子之說矣蜀本草注云有人候其封穴了壞而看之
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上則陶注為不疑

張曲江論牛仙客不可為尚書明皇乃用以為宰相
既用之後知時議不歸乘間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

本晉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將用康詈蓋恚言也
方帝欲相崔隱甫也謂隱甫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
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
對如初帝乃不用明皇遂張曲江而用仙客一時禍
忿猶可怒既相之而知不為人所以與又恐天下皆欺
已且問力士素所親信者力士亦不以為然及兩語
隱甫而隱甫寧不相不肯一見仙客可以悟而不悟
唐之治亂自此方分

漢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
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按公羊傳哀公十三年晉
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
二名二名非禮也後漢無複名然附傳多有之如孔
僖二子長彥季彥是也

勸人以殺不可也然五王不殺武三思唐室再壞五
王皆死其手王重榮不殺朱全忠遂滅唐室而重榮
為所圖絕其嗣孫堅勸張溫殺董卓溫不聽漢室破
壞而溫亦不免

兒寬為張湯作奏武帝聞之馬周為常何作奏太宗
識之張嘉貞為張循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太
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為諸公後皆為名臣然則郡

國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為之

致仕給半祿自唐如此會要永徽元年解官充侍者依致仕人例給半祿六典倉部門致仕給半祿

魯直蘭說一幹一花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香不足者蕙此魯直自以意分蘭蕙也然蕙自是零陵香本草陳藏器云零陵香即薰草一名蕙其言梔子為荈蔔則出酉陽雜俎可信不疑

陰陽家以人姓氏分五音甚不可信古因生以賜姓昨土命氏其本不過出於姚姪嬴之類後世子孫何嘗知所本有賜姓者如漢之劉唐之李有冒姓

者如衛子夫有複姓者如歐陽宇文有三字姓者如侯莫陳有養他人子如莊宗之李繼陶有收棄子如陸羽如此類甚多安能一一協五音哉泥之則可笑如夏侯嬰初為滕令奉車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皆為孫氏唐李叔明本嚴氏冒外家鮮于姓已而乞附唐屬籍姓李不知于五音如何推配也

元后傳王章論王鳳甚切直但不當薦馮野王成帝雖問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但當云命相者人主之事非臣敢私有論薦陛下當用天下公論所歸者則

無嫌矣卒坐此死哀哉

張文瓘相高宗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減節以自取名張鎰德宗時以兩河用兵詔省御饌因奏減堂殮錢時不同二公皆是也

應劭注漢書成帝生甲觀画堂云画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論

今人辦人從行李之類其言曰整獨蓋用媼字後漢中山簡王傳官騎百人稱媼前行注媼音楚角反猶

整齊也行戶郎反

壻稱丰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昔為兄弟今壻丰子也

婦人書稱兒不名陳平傳呂后云兒婦人口不可信然兒與女對恐非婦人之稱猶婦人稱奴與婢對廣中女子皆稱婢男子稱奴似為當

待制謂之次對見宣宗紀詔待制刑法諫官次對皆以次而對不專待制也五代史李琪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則待制專次對矣蔡邕傳待制鴻都門下則待制已見於後漢唐之待制不專一兩如裴冕

賈至待制集賢院董晉待制翰林是也若結銜在下如裴遵慶集賢院待制李邕史館待制之類是也今之上書表奏多用惟陛下財幸雖賈誼有此言然王莽書詞亦用又今之封王建節以鼓吹迎節於閤門謂之迎授擢官真拜謂之即真皆見王莽傳恐不可用

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王莽掘丁姬冢燕數千銜土投冢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鳥猶哀憐之人不如也

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閤人少之乃金錢也唐嶺南首領馮子猷入朝太宗問將金幾許來曰一錠上媮少乃一錠船也見朝野僉載新書曰載金一舸僧珍若添一金字馮若云一船則不媮矣

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矣蒞成帝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譴言武帝之怒不如文成之謙也世之畫五星者形貌怪異道家塑像亦如此因為考之得於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為人歲星為貴臣熒惑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為老人婦女太白為壯

夫辰為婦人若以此為画則有所本矣
公卿家譜多古之賢者不肖者皆去之馬摠自謂伏
波之裔建銅柱於安南以著其美郭崇韜自謂子儀
之後上子儀冢哭之

船門曰馬門蓋闔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闔

先武渡滹沱河水合王方翼七月次葉河無舟冰一
夕合豈人力也哉

古人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如中候云重
華舜名帝繫云禹名文命皆非也此言堯舜禹之德
尔又以堯舜禹湯為謚如曰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

時曰舜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之類皆非也
堯舜禹湯四君之名尔譙周以堯為號亦非也傳曰
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殷人是唐虞者所起之地因
以為姓氏所謂昨之土而命之氏也堯舜禹湯則名
無疑也謚法世傳以為周公所作莫知所本止以檀
弓有死謚周道之語故以為周公所作以予觀之謚
堯為傳聖謚禹為淵源流通皆後人做堯禹之事撰
成尔若果以為謚則自三代以下未有用此謚者且
如周之文武成宣謚也故漢有文武成宣帝若謂史
不當書堯舜名則武王發文王昌何嘗不以名書也陶

虞為始起之地更無疑唐則晉也晉詩云有堯之遺風虞則號之鄰也何以知堯舜為名以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知之也舜在側微時安得有生號死謚也又何以知唐虞為姓孔子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知之也正義曰虞氏舜名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也顓頊以來地為國號皇甫謐云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此說是也若云舜為生號之名則非也是直名爾何為生號哉

高宗時薛仁貴擊突厥兀珍於雲州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永泰中郭子儀出入陣中回紇怪問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僕同懷恩言令公即世故吾從以來云：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免胄見其大酋皆下馬拜以是知威望宿將國之長城虜一見二公而去豈不賢于百戰百勝之師乎

今人謂屢說曰暫蓋噴字也音贊攷之荀子問一而告二曰噴

節氣見於經史者管子幼官篇言清明大暑白露大

寒南方篇又云小暑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見月令
注處暑之既至螽蟴之既多見國語宋令長以芒種
前去官見南史星昏中而正中謂之小雪時見定之方中
注小雪十月中氣見本疏注斗指甲為雨水指乙為
清明指辰為穀雨見初學記

大手筆始晉王珣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人謂有大
手筆事已而有策謚之草此非美事不可用陳文宣
時有大手筆多命徐陵草唐燕許號大手筆此可用也
伍胥自郢走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知胥
之急乃渡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

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粟五百石爵執珪豈徒百金
劍邪不受陳平亡楚渡河船人見其獨行疑其亡將
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恐乃解衣羸而
佐刺船、人知其無有乃止漁父何其賢船人何其
無狀也

病者多疑漢高遣樊噲攻盧縮既行人有惡短噲者
帝曰噲見吾病乃與我死尔命陳平至軍斬噲武帝
幸彭湖病久已而即起幸甘泉宮道不治怒曰義縱
以我為不行此道耶銜之後卒棄市上官桀為廐令
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怒令以我不復見

馬耶桀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識不在馬上
以為忠三人事相類噲幾不免縱卒死桀見謂忠亦
繫乎幸不幸尔然桀之對諛也

吳廣為楚假王韓信自立為假齊王曹參為假左丞
相淮南王安傳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唐李錡養士以

錡為假父項目為假上將軍

項籍傳
甚假字通

勾踐賂太宰嚭求和於吳卒滅吳乃誅嚭以不忠於
君而外之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漢高與楚戰丁公寤
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
平楚丁公上謁乃斬丁公以狗以不忠于主使人臣無

傲丁公此二事可以為膏國無狀者之戒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
見公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唐
本草注云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為器辟惡乃為瑞
物始知黃銀自一種銀非金也

張敖傳貫高等壁人拍人要之置廁劉向傳孝文北
臨廁臨深處也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
廁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以為溷
顏師古從之縱使青不足道武帝待之如此豈君使
臣以禮之意耶孟康謂沐之側恐是如此其後云天

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以此觀之必不肯自為無禮而欲使他人加敬也漢武雖暴然青實將兵出入加人以無禮而欲其効命於疆場恐無此理

崇寧鑄當十錢始于陝西運判許天啓自長安進樣烏背赤仄請自禁中行用自此盜鑄遍天下不可禁物價踊貴商賈不行冒禁而破家身死者衆後改為當五其敝猶未革乃改為當三其原本於周武鑄大布錢以一當十唐第五琦復踵其法鑄乾元重寶以一代十物價騰踊饑饉相望琦坐是貶天放不問也漢高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之豁達大度可手鄭君

嘗事籍獨不奉詔可謂賢矣乃逐之至斬丁公則又曰使人臣無效丁公何也

漢有弄臣弄兒弄田春秋時有弄馬見子常肅爽馬事

紀信乘漢王車以給楚卒免漢王於難春秋時亦有此定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公羊成二年晉師還齊侯還統也晉卻克技戰遂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

取飲頃公用是伏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
吾君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斫於是
斫逢丑父

王衍見錢曰阿睹物阿睹如言阿底衍口不言錢故
云今人遂謂錢為阿睹不知晉宋間人用阿睹語甚
多如傅神寫照在阿睹中殷中軍見佛經云理應在
阿睹上謝安云何須壁後着阿睹輩

劉歆哀帝時校秘書始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
後欲立左氏學官博士不肯置對則是左氏漢末方
顯也河間獻王傳孝景時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

氏春秋博士則左氏自景帝已見於世列國尚能立
學官何為漢庭博士不肯也

元狩四年衛青擊匈奴李廣請行武帝以為老不許久
乃許之以為前將軍青乃令廣出東道：少回遠廣
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
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其後失道後大將軍乃責
廣之幕府上簿致廣自殺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以
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固遣之既受上指毋使廣當單
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真人奴也執宜乎廣子敢
恨殺其父擊傷青也

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李廣之子敢武帝又為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為人欺何也

治生仕宦自是兩塗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資為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游梁數歲而歸則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此不獨今也

晉顧崇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崇為趙王倫長史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南史陰鏗飲見

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禽鏗行觴者救之得免嗚呼一觴一鬻心或有各人情所在死生繫焉以是知柔下之餓夫淮南之守卒効力於患難之際不誣矣

有年大有年咸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此皆眚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有止此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國無道而年穀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絳雍相去不遠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后子奔晉

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

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
此樹以無忘角弓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
從而譽之帝正色以為佞人譽樹一也而宣子喜太
宗怒亦繫幸不幸爾

凡物之怪舉以為聖杜悰傳淮南旱民漉漕渠遺米
自給謂之聖米李德裕裴度並禁亳州聖米

平子代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之曰
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宋人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
之社司馬子魚曰將以求霸不亦難乎今遠方猶殺

人祭鬼實二子啟之也哀哉

男女皆不可以美稱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
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
漢晉人葬多瘞錢往：遭發掘之禍如盜發孝文園
瘞錢是也後人偶掘地得錢謂之掘着害子今之五
銖五謂之古老錢皆漢所瘞者唐鑿發掘之禍易以
猪錢亡者之幸也李景讓始貧治墻得積錢童僕奔
告其母鄭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及其身况無妄而得
我何取亟命閉坎賢哉此母也

揚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虞卿未嘗

與游恣所齎助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
有線服者叩門自言五妾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
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人以未葬其先為言孰不
憐之虞卿知有陳商而元振不問其人名氏此尤甚
難然元振固是偉人虞卿牛李黨中魁桀亦能如此
亦可喜也范文正公使忠宣公往吳中取麥教百石
忠宣道過石延年告貧盡以與之既歸文正問道中
所見曰石貧無以葬文正曰何不以來與之忠宣曰
與之矣父子所見若合符契此其名德之重為不可
企及者

唐考功法雖執政大臣皆有考詞亦有賜考者亦有
自書其考者高宗時唐臨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
若鐵石德宗時陽城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
拙

明皇講武驪山唐紹坐失軍當斬引置_●蠡_●下左右真
其少貸金吾李邕_●邕傳詔斬之帝甚悔見本傳郭元
振傳元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
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蠡_●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
馬諫乃赦死流新州驪山講武蓋為戲尔何乃以小
失斬近臣紹獨無救者卒死可謂不幸矣然李邕奴

才豈不能小待以俟覆奏乎紹庶幾不死
中書舍人視事閣老壓角江鄰幾雜誌謂立于禱東
北角以唐考之故事舍人初詣者視事四丞相送之
施一榻堂上壓角而生則壓角者丞相為之非閣老
也又生于榻非立于禱也見裴坦傳

元祐法尚書侍郎資淺者帶權字今後遵用唐亦有
之揚嗣復不欲越父於陵當國遂為權知禮部侍郎
近有侯鯖錄載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
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夜是也乃世俗妄傳乾德五年
詔謂時和歲豐展十七十八兩夕事見太祖實錄三朝

國史國朝會要

星辰家以十二宮看人命不知所本然其來久矣李
賀愷公詩云生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杜牧之自撰
墓志云子生于角星昴畢于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
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來星二揚晞曰木在
張為角為第十一福德宮未為福德大君子救於其
劫無虞也

王鳳善杜欽：在幕府為之謀無不用薦達名士王
駿等救解馮野王：尊胡帝之罪反繼功臣絕世可
謂賢已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

天變天子感悟名章與議欲退鳳欽令鳳上書謝罪
文指甚哀太后涕泣不食上少親倚鳳不忍廢復起
鳳就位鳳漸欲遂退欽復說以周公雖老猶在京師
之策鳳遂不退章死詔獄衆寃之欽復說鳳章所坐
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
蝕見對有所言云：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
坐言事也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云：如此則流言
銷釋疑惑著明鳳自行其策班固謂欽之補過將美
皆此類嗚呼欽之言鳳無不聽方章下獄時能一言
于鳳曰章言將軍是耶當改非耶當容之將軍既用

欽之策留矣豈不能怒一敢言之士以顯將軍之容
德乎方王駿等有罪欽猶能救解之乃無一言救章
坐視其死妻子流離及教鳳誣天下以章非因日蝕
直言乃是職事得罪耳欽不忠于君不忠于朋友姦
賊之雄者班固反謂欽能補過將美當與之同罪然
則助成王氏之禍豈特張禹哉欽尤不可赦者
北斗七星以十二時繫之為人命所屬裴令公少時
術士云命屬北斗廉正將軍云：後見其形出唐逸
史

五星二十八宿降于世為人如東方朔為歲星蕭何

為昴星李白為長庚崔浩傳火星下秦分為童謠國
史纂異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至西市飲酒
使人候之見七僧共飲一石太宗召之七人笑曰此
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忽不見

搜神記周麟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憐之問司
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乎財可以假
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乃急還之田者稍富及
期夫婦輦其財以逃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
名于其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自是所向失利遂
貧如故此與尉遲敬德錢何異富可妄求乎雖天帝

不能易貧為富也然則富貴在天之說亦可疑已見
張平子思玄賦注

曹相以齊獄市屬後相夫獄市所以并容今君擾之
姦人安所容乎說者謂獄市：獄也如鬻獄之類豈
有曹參為相而容人鬻獄乎獄也市也二事也獄如
教唆詞訟資給盜賊市如用私斗秤欺謾變易之類
皆姦人圖利之所若窮治盡則事必技蔓此等無所
容必為亂非省事之術也

史記懷王都肝貽注鄭玄曰音煦怡用平声讀者恐
非也豈避廟諱故用平声讀耶

呂后紀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總稱音基者恐非也婦人之稱乃周姓爾廣韻云又十二辰寅時乃音夷注時也音寅者訓恭已見上

世俗以正五九月初到官者不眡事避之甚無謂也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高祖武德中因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上多避之以方鎮眡事之初須大饗將校既禁屠宰而饗士之禮不可廢也故多不用此三月今州郡雖帥府皆非古方鎮比視事之初未嘗大饗士又本朝于此三月無屠宰之禁則視事何為而不可若州縣官又何疑焉在朝

職事官除授有令日下供職亦未聞有敢避者何獨在外乃忌哉

死馬醫自唐已有此語傳燈錄雲門舉揚亦用此語其初出郭璞傳有主人良馬死者璞教令一人東行遇林木以杖擊之得一物如猿持歸見死馬即吹其鼻少頃活故養馬家多畜猴為無馬疫世俗無可奈何尚欲救之者謂之死馬醫

附子烏頭天雄一種也蜀人以小者為烏頭中者為附子大者為天雄按廣雅云附子一歲曰前子二歲曰烏喙三歲曰附子四歲曰烏頭五歲曰天雄則是

鳥頭比附子加一歲夫不得為小也見廣雅前字注

前音

教名卅音颯

卅音鞞切

立 卅音入今直以為二

十三十四十字不知音各不同

史記魏相傳載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韋丞相魏丞相酈丞相微時會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君皆相代為相唐方技傳載張憬藏善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皆宰相姚最貴已而果然高智周與來濟郝處俊孫虔約同游揚州石仲覽傳舍引以見相工：曰四人皆宰

相也石氏不及見焉來早貴而末塗屯躓高晚達氣壽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後皆如相工言東齊記事載本朝張鄧公寇萊公張齊賢王隨同詣卜肆卜者驚以為皆宰相亦何見之明也韓莊敏少時與吳冲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舖二人推莊敏先看命云己未七月九日生禹玉驚云怎早知珪命莊敏云此是某命又云甚時莊敏云寅時禹玉云甚是午時天祿皆云極貴寅時者不作員外郎莊敏便作御史丞臺為司封郎中不作員外郎三人皆宰相見韓莊敏遺事

漢石經靈帝時蔡邕與堂谿典揚賜等建請邕書刻石立太學門外北史劉芳傳漢造石經于太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馬號石經唐石經文宗時鄭覃以宰相兼祭酒建言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傳本晉惠時裴頠奏脩國學刻石寫經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凡布物多曰爭布網曰爭網布紙曰爭紙合用績字楚世家績繳蘭臺徐廣云績繫也音爭

世以射一箭為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一發五犯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退

之作薛助教誌云三發連三中的六誤也

荀子注六馬仰秣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今之白虎通無此言緣本朝求書有賞往者多自撰以求賞非古書也如竹林玉盈繁露皆後人妄言非仲舒當時書以天子六馬推之則諸侯五馬無疑

漢郡守如黃霸或十年二十年不徙唐韋臯治蜀二十餘年張建封治徐十年李自良治河東九年皆有治狀蓋久任之效也

俗以富為鄙不知何義亦不知用何字頃在泗上見一老書生云俗子相與為隱尔富而好禮孰謂鄙人

之子知禮乎是富而不知禮也此說亦可取

帶闊狹以道言當用指字五代劉昫以十二指玉帶
遺漢高祖骰子乘有渾化見徐溫傳與劉信博飲骰
子曰信苟無二心當成渾化一擲六子皆赤飲酒而
泣曰酒悲見王衍傳宗壽言發而泣韓昭輩曰嘉王
酒悲

江左臣下奏事用啟如法帖中王僧虔南臺御史帖
前云臣僧虔啟後云謹啟今若施于平文則必大怒
以為簡唯問候外幅則用之非情也故內簡必頓首
再拜而後可稍重則加上覆又重則易再拜為百拜

且加皇恐字古者簡牘取簡便今必十幅不情無甚
于此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
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
太子殺之吳王濞因此反宋伐曹戰於乘丘魯生虜
宋南宮萬宋人請萬歸其後宋濬公與萬獵因博爭
行濬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
此言遂以局殺濬公于蒙澤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
勾踐叱之軻遁去博所以為樂殺人召禍如此戲事
可戒也夫

曹操召禰衡為鼓史云：吏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手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裸身而立徐衣岑牟單絞而著之操笑曰本欲辱衡、反辱孤世說齊王問為大司馬嵇紹為侍中因會葛旗等曰侍中善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不受曰不以先王之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旗等不自得而退二事相類然禰衡之狂不若紹之從容也

賈誼云人主之行異布衣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殺湖陽城公主蒼頭光武大怒召宣欲殺之云：主曰文叔

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吏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文帝却千里馬不受光武以千里馬駕鼓車却而不受馬猶得以盡其材以駕鼓車則抑之甚矣馬何罪哉光武之矯不若文帝之誠

袁有退之廟邠郡庠紹興十年教授劉元瑜以其地湫隘欲大之請於郡乞徙於他所郡從之工畢卜日遷神像元瑜拜伏不起作中風狀扶歸口鼻流血死郡守皇恐不敢遷卒毀新廟豈神不欲遷耶抑其死偶然耶何暴也退之作羅池碑云過客李儀慢侮殿

上扶出廟門即死且云死能驚動禍福之其意不以子厚為然也退之數百年後乃殺一教官侮慢被罰猶之可也欲新大廟貌而死酷哉退之暴甚子厚矣相形家以人形如物形者佳如班超虎頭燕頤何尚之真猿之類是也人生又有為物之精者如杜預地精郭璞鬣精肅宗為僂耳龍祿山為猪龍郭見李善文選注天地之間人最貴乃為異物之精又以形貌音聲似鳥獸為貴何也至于比德則又以麟鳳龍虎騏驎之類為說又何也

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取制于邢山鄭

祭仲之墓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辛秘李拙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皆自撰墓誌盧照鄰李適司空圖自作墓衛大經自鑿墓自為誌顏魯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孝平王后莽女自劉氏廢常稱疾及漢兵起誅莽媼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懷太子妃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朱全忠兄全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

禮全昱頷太祖曰朱三汝作得吾與全忠飲博取散
子擊盃而逆之呼全忠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
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于汝而滅他唐家三百
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漢之公卿有愧于此女
晉之公卿有愧于此妃唐之公卿有愧于此兄
世多用陽春白雪為寡和本處云陽春白雪屬而和
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十數人其
曲彌高其和彌寡則是陽春白雪未為寡和引商刻
羽乃為寡和也

世云太公八十遇文王東方朔客難云太公體仁行
義七十有二設用于文武注云九十封齊則是遇文
王時未八十也楚詞九辯云大公九十乃顯榮言封
齊時也

男曰人臣女曰人妾臣妾對君上之稱男女之別也
今婦人奏狀則曰臣妾某氏是以婦人兼男子之稱
也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為
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自
漢以前婦人皆稱妾如妾得無從坐奈何妾薄命之
類是也兼臣妾而言不知起何代古者婦人女子亦
有名字如孟光字德曜曹昭字惠班之類是也其自

稱也亦以名如曹大家上書曰妾昭之類是也一例
稱奴起于近代

退之云韓與何為同姓廣韻何字注云周成王母弟
唐叔虞封于韓；滅子孫分散江淮晉以韓為何字
隨音變遂為何氏

牽牛：星也織女非女星自有女星織女三星在牛
之上主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須女也須婢之賤
稱詩人姓：誤以織女為牛女子美云牽牛出河西
織女處其東亦誤矣
毛寶白龜蒙求引搜神記以為投江獲龜救者寶晉

書以為養龜人竊香者賈充之女非韓壽也皆當以
傳為正蒙求以教小兒其誤如此

漢武東封還兒寬上壽曰敬舉君之觴巫蠱事起田
千秋上壽則曰敬不舉君之觴意適故能飲巫蠱起
非上壽時也

彈曲起于唐懿宗時曹確傳云優人李可及能新聲
自度曲號為拍彈優伶打顛亦起于唐李栖筠為御史
大夫故事曲江賜宴教坊倡顛雜侍柶筠以任風憲
不往臺遂以為法顛力困切弄言也

江南病瘧之家往：至親皆絕迹不敢問疾恐相染

也藥餌食飲無人主張往；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
命也何畏焉使可避而免則世無死者矣然此事其
未已久晉王彪之傳云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
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
國家且如此况民間乎此令一下至今成風不仁哉
人臣仕于朝其可一日不見君謨謀輔弼之臣使百
日不入見其為國也亦踈矣哉

李陵以步卒五千橫行匈奴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
匈奴楚破秦軍項羽見諸侯將入轅門皆膝行而前
莫敢仰眎彭越誅失期取後者一人屬徒不敢仰眎

崩通說韓信畧不世出伍被傳淮南王曰蓼太子知
畧不世出

蘇東坡黃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于
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生至今膾炙人
口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殺俊不能使臣復當

第五倫守會稽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州郡禁屠牛
始于此晉元帝時丁潭書云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
屠朝廷禁屠牛始于此

唐僕射師長百寮開元時為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總
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見王璿傳署位不

著姓今猶遵用去機務猶摠百司真宗朝以前判都
者皆如此自後宰相罷則去不復留摠百司若上日
班見百官之禮廢已久矣

唐宰相開延英時皆坐論事今常朝奏事立語而退
非謝辭賜宴未嘗坐也

勢利所在雖死不忘賢者猶不免沉餘人手廉頗善
飯馬援據鞍矍鑠李靖雖老尚堪一行皆為是也

後漢戴封為西華令大旱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
雨涼輔為廣漢掾太守禱雨連日無所得輔自暴庭
中祝曰云：輔今敢自祈禱積薪聚艾茅自環發火

其旁將自焚未及日中澍雨沾足近世浮屠氏多為
自焚祈雨以惑人不知自古士大夫已如此不可專
罪浮屠也

世傳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
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據起取火延尉入坐未
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哉君欲出捕不可失時
告行耶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耶曰不然：則何
為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
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
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為兩便今日君

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
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予耒嶺表見一歲三蠶
蓋冬桑不凋故蠶可養十月盡猶簇繭則知尉之策
未必不善而今之笑止可行于中原古有冰蠶唐尹
思正刺青州蠶四熟以是觀之不必專在春夏之交
也

近世儒者以夢卜事為神聖人始託之於此傳說太
公未遇時高宗武王知之久矣特以夢卜事為神非
真以夢卜求相也起于草萊之中加之卿相之位恐
人不信故託此爾如此則是聖人為偽孔子刪書亦

存偽以教天下也大抵古者淳風未散人、有士君
子之行在版築漁釣之間者其素行皆已服人而聖
人精誠之至與天相通故或以象求之或以卜得之
其賢決矣未嘗致疑不為是委曲作偽事也孔子刪
書如鳳皇來儀禾則盡起雖蚩蚩耳妖祥皆實未嘗
存偽也范睢一見秦王田千秋一見漢武皆遂以相
與夢卜何異後人無至誠之心日為自欺及欺人之
事耳目間見狹小故疑夢卜為容易可獲一歎
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試呼問劉峻、疏十餘事
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其後又

問粟事多少與沈約更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不遜將抵罪徐勉諫乃止以是知漢文自謂不及賈誼賢矣

漢武末年悔用兵封丞相為富民侯其詳見渠犂城傳云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欲田輪臺以東云乃下詔深陳既往之咎乃者貳師敗軍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弘羊不足道也田千秋身為相豈不知美意而奉承之乃更以田輪臺為請蓋千秋以一

妄男子上書旬月取宰相恐主意怠故以用兵勸之為因位計耳前後為相者皆誅獨千秋免豈武帝悔殺相之多如悔用兵耶不然欲擾天下之罪比諸公大矣

先武令尹敏校圖讖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缺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恠之間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切幸萬一帝深非之竟不罪敏始言讖非而帝不納卒就其職是知其不可而不能固辭已可罪又增損其文竊名其間以幸富貴謂

之滑稽玩世亦可謂之狂誕亦可謂之託此以風亦可光武所以不罪敏豈一閔而首服為可恕耶抑心知圖讖為世俗所增損如敏者甚多姑欲遂非耶然敏所以校圖讖者抑有由矣蓋敏之初上疏首陳洪範消災之術豈非其言近讖乎洪範所陳王道之正也未嘗專主消災設也予嘗謂士之始見君其言不可不謹孟子初見梁惠止陳仁義不雜他術終身守之豈若說以帝道不入說以王道又不入說以霸道者耶抑譚論讖意與敏同及出為郡丞忽不樂道病卒蓋是悔其言之直也不得其言則去亦是常理

何至憂戚殞生是以君子論事君前先決禍福死生不悔而後可不然斯已矣

范滂等非訐時政太學生爭慕之申屠蟠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遠迹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罹黨錮或死或刑蟠確然免於疑論景毅子顧為李膺門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蟠有先見之明毅有不苟免之義皆合於士君子之行

論事太直非特不聽從而增益之過於未論時光武

見拒譚讖書之非其後論靈臺則謂譚曰吾欲以讖
決之唐明皇見人論牛仙客不可用則曰我且用康
訾蓋訾人才尤不為人所取故也辨訾音懿宗見論佛
骨之禍則曰吾得生見之死不恨敬宗見論幸驪山
之禍則曰吾且往試汝言

故人親戚一日貴顯能不忘舊者少然不可以舊分
望之盡禮焉可也故人侮陳勝卒斬之馬援以父友
不禮梁松卒遭其陷此援之過也

漢交趾女子徵貳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
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怪也夫

雨立二優旃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樓護傳及雨立閻
卷

婦人笑璧二晉侯使卻克徵會於齊：頃公惟婦人
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卻子璧故也平原君家
樓臨民家有璧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
之

不窺園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後漢拒滎十五年不
窺園魏志陶謙傳趙昱歷年不窺園

本朝御史資淺者為裏行唐有尚書裏行太宗時張
昌齡救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肅宗時元結為監察御

史裏行本朝因之

雙生昭十一年泉丘人有女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
似雙生僖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卜生一男一女唐王
仁皎子守一與元宗廢后學生學音所眷反

賜畫象贊者明皇時張說康子元陸堅賀知章

龔遂治渤海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
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上果問
以治狀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
者之言而稱之王濬每進見陳伐吳之功見枉之狀不
勝憤徑出不辭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

未盡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
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王渾
能無愧乎龔遂能用王生之言王濬不能用范通之策
豈識有明不明耶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濬不知此斯
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遂得之矣

山濤傳袁毅為鬲令貪濁以絲百斤遺濤濤藏於閣
毅事發凡所受賂皆見推檢取絲付吏印封如故段
秀實自邠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
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納遂至都秀
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所之梁間史

後以告泚取昧其封帕完新崔祐甫妻王陷朱泚賊
中泚嘗與祐甫同官贈以練帛菽粟受而緘鐫之德宗
還京具封以獻

拒冲傳苻堅舉國內寇嘆曰謝安有廟堂之量不閑
將畧陳壽評諸葛亮應變將畧非其所長亮決三分
之計終身守之其見明也其後言曠率三軍北定中
原然兵止於五丈原而不出者乃所以自守此將畧
也何名為非所長哉苻堅出師舉國以為不可堅違
衆而出天理人情皆已逆矣安知其不足懼一遣其
姪而遂成破竹之功此將畧也何名為不閑哉冲私

夏過計壽真私意也壽嘗為亮子瞻所辱尔

謝葛木牛之制見於注劉晏之孫濛宣慰靈夏始議
造木牛運南史祖冲之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
運亦因木牛流馬之制

賣僧道度牒見唐裴冕傳肅宗在靈武冕建言賣官
度僧道士收資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為宜

裴遵度知選以老聽就第法官張說致仕修史於家
明皇以張說為大學士說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寵大
臣乃有之德宗以李泌為大學士泌言學士加大始
中宗時張說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崔圓為大學士

亦引泌為讓而止

鄧景山為淮南節度使有鼃集城門鄧班謂景山曰鼃介物也失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劉展反宣和己亥都城北小民家晨起見一物如龍伏牀下大驚都人爭往觀之禁中取去驗之鼃也杖殺之城北去水遠不知所從來已而大水又數年有金人之禍鄧班之言不獨驗於當時又驗於後

漢高誅彭越盛其醢徧賜諸侯唐肅宗殺中人馬尚言以其肉賜從官見呂諲傳有罪殺之可也賜醢賜肉甚矣二主意將戒有罪然黥布一見醢遂定反計

李輔國專制肅宗遷明皇南內以憂死肅宗不得盡孝道蓋見賜肉之過也刑賞貴中過則人必不服用人若得才實雖親故何嫌漢高之起皆蕭曹故人光武中興亦南陽多顯唐崔祐甫為相除吏八百多親舊皆得實所以致建中之治李絳引此事以諫憲宗又許孟容傳絳曰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

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

身不易地者李吉甫相憲宗歲餘易三十六鎮殿最
分明二公所以敢易權臣使之聽命者蓋自恃其公
正才畧足以服人尔孔子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比之周勃入北軍則為省力然產祿之根連太后非
駕鶴輩比也

唐宰相奏事皆坐閔播傳播避坐欲有所言是也本
朝不坐唯謝辭燕則賜坐皆候奏事罷也講筵臣寮
則皆賜坐當講讀者則起至辰前立講餘不起立
罷復坐賜茶而退

龐統力勸劉備襲取劉璋備用其中策斬揚懷高沛還
向成都其計效矣備至涪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
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
也伐人之國本出其謀置酒為樂乃曰不可豈人情
也哉不仁之大莫大於襲璋統不以為非一醉之樂
反以為言豈欲避本謀而以此言減迹耶抑能為大
惡而行小善也與宋襄公不禽二毛何以異裴松之
謂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且謂
備有非而統無失是為統文過也
漢文恭儉不能禁庶人之文繡被屋壁倡優借后飾
楊綰清儉乃能使郭子儀減音樂宰相能化人人主

不能化天下何也化天下當以誠文帝使鄧通得自鑄錢是豈欲天下之人趨儉哉綰之清有素矣朝士大夫舉知之矣一旦為相從之而化宜也

王琚佐明皇平內難春待特異預大政事號內宰相陸贄在奉天德宗倚信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可否號內相

杜黃裳壻帝執誼輔政黃裳為太常卿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論禁中事黃裳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責即拂衣出盧杞薦閔播為相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之退曰

以公謹畏故至此奈何欲開口論事耶播懼不敢復言黃裳唐謂賢相閔播為盲宰相視此可見

朱敬則謂史官權重宰相韋貫之云禮部侍郎權重宰相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貫之曰然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

漢夏侯勝或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宣帝以是親重之段干仲對德宗謬稱名帝斥去之二君賢否即此可知

進士私謂為同年見許孟容傳李絳與孟容弟同舉進士為同年云：絳曰進士明經歲百人吏部得官

至千人私謂為同年本非親舊也

南史范縝因竟陵王子良信釋氏縝盛稱無佛阮瞻著無鬼論皆有所激而云

崇寧乃南史宋明宣太后陵名也蔡元長改建中靖國為崇寧以表紹述熙寧政事不知以陵名為年號當避也當時一朝士大夫豈盡不知之耶抑知之而不敢言也

李揆取士不禁挾書大陳書於庭多得實才和凝知舉撤棘圍大開門士皆肅然無譁上下相應故可書今為二公之所為則不成禮闈矣

予在史館讀真宗實錄雄州言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衆裁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壁凝凍成冰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可攻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真即出襲敗之殺傷甚衆今契丹移遼陽城言征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衆雖少契丹必不能勝仍畫圖以獻契丹以西接為上京遼陽為東京在中京正東稍南又云契丹習俗既葬必守墳或云國主欲守其母墳聲言征高麗駐遼陽城也上謂王旦等曰契丹征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

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至上曰然
可諭登州侍其旭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即語以累年
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撫之亦
不須以聞宣和間女真遣使海上結約夾攻大遼遂
起燕山之役是時未聞有一人以此事告於上者
北人食麪名餠博餠托揚雄方言餅謂之餠齊民要
術青麩麥麪堪作飯及餅餠甚美磨盡無麩則餠之
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
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餠餠字
本朝父子作狀元者三家安德裕與其子守亮果顯
與其子固張去華與其子師德其後狀元之子登科
者極少且以經義改科終道君朝狀元攷之無一家
有子登科者葉祖洽余中徐鐸時彥黃裳焦蹈李常
寧馬洵畢漸何昌言李奎霍端友蔡疑賈安宅莫儔
何鼎王昂何渙沈晦十九榜六十餘年俱無子登科
豈天以大名已付其人而其後不可復得耶又祖宗
時大魁多為相此十九榜為相者一何鼎而已
梳盪盤合見齊民要術種榆餠作獨樂及盪十年之
後魁梳瓶搗無所不任種搗盤合樂器所在勝用盪
字見南史沈炯傳茂陵玉盪遂出人間故杜詩云早

時金盃出人間

江子一就梁武求觀秘書李邕見李嶠願一見秘書
南史張縉欲徧觀閣內書籍求不從為秘書郎三載
方遷

薛宣為相朱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留雲宿從容謂
雲曰田野無事且畱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
小生乃欲相吏耶顏師古注言欲以我為吏東坡詩
云薛宣直欲吏朱雲用師古注也以上文攷之宣無
欲吏雲之意相吏恐當作相形字去声讀宣欲使雲
觀四方奇士意欲使之求人才用尔雲不能為宣擇

材乃曰小生乃欲使我相吏雲無意於世久矣豈能
更代宰相觀人才乎

錢以文言南史武陵王畢華林園射賜錢五萬文絹
帛以匹言姚察門生遺花練一匹又裴邃納絹二疋
藕以挺言南海王子罕取一挺藕擗擗以口言任昉餌
擗擗剖百口許不得好者篔以領言世說王佛大見
王恭坐六尺篔可以一領與我

浙中諸堰以牛車舟而過顧憲之傳之始立牛埭以
風濤汎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堰始於此車疑作機
太守雙旌事見唐百官志節度使賜雙旌韓退之易

為兩旗侯之船兮兩旗是也

周昌相趙王如意如意為呂后鳩死昌謝病不朝三歲而薨賈誼傳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二公可謂死職矣

淮南厲王罪惡暴著文帝屢赦之已得親之意矣王卒不改行乃處之於蜀道非殺之也爰盎乃以殺弟名動文帝王既以不食死盎乃建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嗟手盜忍人也文帝又封厲王四子為侯賈誼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

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此人少壯安能忘其父哉雖割為四子一心也方厲王死時惜手誼不在文帝之左右其後厲王二子果以謀反自殺如誼言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梁之縣獄吏田申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後安國為梁內史甲亡安國曰甲不出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卒善遇之李廣得罪為庶人屏居藍田山中夜歸灞陵尉醉呵止廣廣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後廣為右北平太守請尉與

俱至軍斬之士方失意時為庸人孺子所侮慢多矣
安國能忍廣不能忍其度量相遠如此炎涼世法也
當以安國為是廣犯夜尉守法尉亦賢矣廣後為將
軍當取而用之宜必得其死力乃扶舊曰然無罪而戮
士何以為將此廣不侯之一也

世多用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孔子世家云
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未嘗及
子游豈見云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贊詞非措詞
也

李適之為相與李林甫不協林甫謂適之曰華山生

金采之可富國適之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
曰臣知之舊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
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己而薄適之杜甫封西嶽
賦云主上本命與金天合則是華山為元宗本命所
直之方人間皆知之適之為相獨不知耶信巫卜小
教玄宗已失人君之大度采金於山亦非宰相富國
之方

古者朋友有義非若近世專勢利如柳子厚墓誌所
云者李陵降匈奴武帝戮其妻子而司馬遷會召問訴
其冤至下獄而其說不變陳湯斬郅支功大矣一為

匡衡石顯所沮其賞不行劉向上書申理元帝卒封侯賜金衡衡前事復以盜康居財物等事奏免之又坐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成帝即出湯奪爵為士伍又為王商所譖奏以惑眾不道非所宜言廷尉趙增壽議無惑眾之罪止坐非所宜言免湯為庶人徙淳煌淳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鄧支威行外國不宜處邊徙安定議即耿育訟湯乃還湯京師觀向永育三人之言皆切直稱湯功甚備痛讒嫉甚深衡顯百計卒不能殺此三人力也元成帝時漢道已衰公論猶有所伸如此武帝怒李陵降

是已不能存其妻子以須陵所為遽殺之亦忍矣遷縱為陵游說亦無大過下蠶室屠哉

爾雅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今無此稱皆曰丈人文母柳子厚有祭揚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則知唐已如此

莊子寓言然有不可知者其言人生馬之類尤為物化之怪晉愍紀人生馬則實有之矣非寓言也

今在職許稱前官著為令家語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

富鄭公使虜爭獻納二字甚切後之議者以為二字

不必苦爭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曰君使求假於田
將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
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悟遂命
其宰自今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鄭公力
不肯言獻以此也夫然非博學通古今其可出疆
今銓格年二十以上方許出官州縣官以三年為任
皆江左法也宋文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州縣以六
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孝武仕者不拘老少守宰以
三周為滿齊謝超宗議之習宋代限年之制甲族
以二十登仕陳依梁制年未三十者不得仕見通典

渡子覓錢古有之列子入有濱河而居習水勇於泅
操舟鬻渡利供百口

六曹尚書讀作平聲非也尚訓主主書尔如尚公主
之類監當讀作側聲者非也當管此事尔

箕踞人多為說皆不甚詳攷曲禮曰坐毋箕為其不
敬也唐子西箕踞軒記云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踞
聳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跼縮其圍如箕又云其勢如
蹲猿如投竿而渙以子攷之惟注云伸兩足者為是
盖古者坐於席無今之椅橙之類故坐則跪行則膝
前是足向後也傳曰跪坐以進之以是坐則跪也故

以是為敬若伸而足則手據膝故若箕狀箕踞乃不
對客之容如孔子所謂燕居申、天、者若偃僂跖
縮則是畏懼不敢肆之貌不得為不敬也今人坐於
椅榻之上猶欲箕踞不可得也自後漢猶皆坐席上
如戴馮重席是也

千里駒不特漢晉事如梁王茂丘仲孚王規後魏袁
躍後周張虔威北齊崔昂楊愔父常曰此兒駒齒未
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生祠始于定國之父郡中生立于公祠後漢潛山人
生立白馬陳從事祠陳衆也廣都韋義巴郡王堂九

真任延武威張奐晉之廣平丁紹池陽令杜軫梁何
遠令武康守宣城及新興內史皆立生祠新安伏軾
唐義成軍袁滋潭馬殷吳越錢鏐靈州韓遜

滑稽古今說不同揚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
壺應劭注史記鴟夷革是以皮為酒盂崔浩漢記音
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語言嚮應
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殿學士六朝時已置此官陳姚察為嘉德宣明二學
士

宋劉德願孝武殷妃薨與群臣至墓謂德願曰卿哭

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声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為豫州刺史與羊元保其勝得宣城李存賢博勝得盧龍節度何異

嶺外有果名撫子三月開花如芍藥七八月實成可食結腸胃小兒食多則大便難東坡改名海漆言搗其葉可代柿漆用嶺表錄異云倒捻子窠叢生葉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方婦女多以染色子如軟柿上有四葉如柿蒂食其心其蒂故謂倒捻子或呼為都念子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甜軟暖臍益肌肉古訛捻為念今又訛念為撫大業拾

遺記南海送都念子樹一百株付西苑十六院種即此花也

嶺表有竹俗謂司馬竹又曰私麻竹南越志曰沙麻竹可為弓似弩謂之溪子弩或曰蘇麻竹或曰鹿麻竹今訛為司馬竹嶺表錄異云沙麻木如茶益厚而空小一人擊一莖堪為椽梁正此竹也又有勒竹者棘之訛也竹譜曰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竹厚實夷人以為弓枝節有刺異物志云種為簾落卒倒根出大如十石物縱橫相承狀如縲車一名苞竹筍味落人須鬢錄異云南土有刺竹南人呼刺為勒自根橫

生枝條展轉如織野火止能燒其細枝嫩葉春生轉
密邕州以為墻蠻蜚不能入

石栗出韶之仁化他處無也嶺表錄異云廣州無栗

唯勒州

此州恐傳寫誤

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

胡桃仁熟時有群鸚鵡啄食畧盡亦甚稀少

嶺外風俗多服毒藥斷腸草以死誣人多死於所誣

之門常怪其愚如此南州異物志曰廣州俚賊若鄰

里負其債不時還者子弟取野葛一錢鉤吻致寸許

到債家門食而死誣債家殺之債家懼以物辭謝多

数十倍死家乃收尸而去不以為恨則此風舊夫鉤

吻即斷腸草又名胡蔓嶺表錄異記云野葛俗呼為
蔓：生如蘭香光而厚置生菜中毒人用羊血解羊
食之肥大

今言縣邑曰縣道恐不宜連稱縣自縣道自道也按
孝文紀養老令云有司請令縣道顏師古注曰或縣
或道有蠻夷曰道

用驢磨麪見六朝宋袁淑俳詩文驢山公九錫云嘉
麥既熟實瀆精麪負磨回嚮迅若轉電

酒家揭帘俗謂之酒望子見韓子宋有酤者斗槩甚
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今

酸以狗惡也

用納音看命見則天時唐尚獻甫則天時太史令奏云臣本命納音在金熒惑犯太史熒惑火也火能尅金臣將死之果然陰陽家用音徵亦見則天時嚴善思占熒惑犯輿鬼則天問之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丞相王及善卒若只才則不取五姓納音同年生災福有相類者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同日為相同出鎮同再入相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漢高改婁敬姓劉云婁者劉也往以笑高祖臆撰

說文貍腰祭飲食漢書武帝令天下五日腰注蔡邕曰貍勑俱切常以立秋日還食其母王者以此時祭廟腰劉殺也言擊殺之時又續漢禮儀志立秋郊畢始揚威武斬牲令郊東門名曰貍劉以此考之高祖之言為是不可笑也

藍田出玉世儒多以比物之潔白者按初學記藍田出美玉如藍故名藍田則藍田玉乃玉之青者不當比潔白又許慎說文瓊赤玉也詩人亦以比潔白如瓊花瓊枝之類雖退之亦以瓊瑰比雪蓋古今沿襲不可不深考

唐紀多書慮因本朝詔令亦多用往；讀為思慮之慮故雋不疑傳行縣錄因徒還顏師古注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寬滯今云慮因本錄声之去者音力且反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人姓名古今同者甚多且以近時論之唐有蔡京漢有王甫唐獨孤朗傳有鄭居中徐岱字處仁嘉興人于學無不通見本傳霍光傳宣紀廷尉光注李光韓文有劉正夫英宗時臺官有趙鼎

王孫賈入市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誅淖齒周勃誅呂氏用左袒之策本此

北人以乳酪拌櫻桃食之據言新進士重櫻桃宴劉覃及第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画一小盞不啻數升

漢文欲任賈誼為公卿絳灌之屬皆害之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踈之其後人告絳侯謀反繫長安獄誼專以廉恥厲臣下為言以譏文帝誼不懷忿怨而卒言待大臣無禮以感悟上此君子用心也及觀袁盎為文帝言絳侯功臣非社稷臣且言臣主失禮自是上益莊丞相益畏絳侯常以毀我責也其後繫請空諸公莫敢為言

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無心其言正故前不
阿絳侯後不遂非誼不懷前怨盎不遂前非皆勃之
幸也

爛柯多用為碁事聽琴亦然水經晉民王質伐木入
信安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既去柯
爛去家已數十年

曲江周府君碑府君後漢人碑陰載門吏皆云曲紅
古字簡多借用故以紅為江鄴元不曉其義載曲江
縣乃云昔號曲紅又云曲山名以地勢考之武始自
北來自西入海古郡城在其上脉江水正曲何名為

山哉

春秋穀洛闢以為災異水經載韋昭云洛在王城南
穀在北周靈王時穀水盛出王城西南流合于洛兩
水相格有似于闢以此觀之凡州郡有兩水者皆如
此亦常事也何必為災異

嶺外人家嬰兒衣暮則急收不可露夜土人云有蟲
名暗夜見小兒衣必飛毛著其上兒必病寒熱久則
瘦不可療其形如大蝴蝶水經豫章潁陽縣多女鳥
玄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際得之與其居生二女悉
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

衣中令兒病亦謂之夜飛游女由此觀之乃暗夜也
繇書古今皆云程邈變篆為之水經涿水注王次仲
變倉頡舊文為今繇書始皇以次仲所易字簡便于
事三名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術數之美則變繇不
自程邈始自王次仲始也繇始于秦然水經載臨淄
人發古冢得銅棺為繇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
棺唯三字是古繇又知繇非始于秦也
袁盎之兄子種勸絲能日飲無何是姪字封也晁錯
父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公何為
也又曰吾去公歸矣是父公其子也

斬首幾級謂斬敵一首拜爵一級謂一首為一級見
衛青傳注今云取其人首級非也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
鑄九經悉收人間所收經史以鏤版為正見兩朝國
史

物去其勢豕曰獷見易牛曰牯見佛書馬曰扇見五
代史雞曰敷犬曰闍俗語

錢有字漫見漢西域傳罽賓國以金銀為錢文為騎
馬幕為人面張晏注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
目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尔

琉璃西域注云師古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青黃綠縹
紺紅紫十種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明踰于衆玉今俗
所用皆消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
非真物

從官知州申監司止押檢乃祥符五年詔知制誥觀
察使以上知州止書檢見三朝國史

曆書七十二候唯挑桐菊言華至菊又言黃華挑以
候婚姻桐以待鳳盛于二三月得陽之盛菊非得霜
不開盛于九月十月得陰之盛然則其他皆不可言
華菊以黃為正東坡已載朱勅之言

士大夫學佛不殺生同善事然其冒次所存鑄氣成
金一念之間殺人無教至于政事喜怒有絕滅入門
戶者乃區區為一螺蚌蚬蛤不肯庖宰而曰畏殺生
云者吾不知也三代以來周公孔子行事何嘗勸人
殺物命哉特不暴殄天物窮極滋味而已祭祀賓客
之資甘旨供養之奉有不可畧者未嘗以戒殺生故絕
也孟子最明此牛羊何擇聞聲不忍食其肉之類其
盡之矣

三命家言支干者見白虎通甲乙幹也子丑支也不
當言干當言幹也夏正以平旦為朔商以雞鳴為朔

周以夜半為朔亦見白虎通漢云夜半朔旦冬至者
用周曆也

三命家行小運男起丙寅女起壬申其說往、穿鑿
許慎說文包字象人懷任已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氣
起于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
于已為夫婦懷任于已已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已至
寅女起已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小運起寅申
蓋本于此亦三陰三陽之位也男必丙寅以丙祿在
己女必壬申以壬祿在亥寅申己亥之位立水火之
盛也

李德裕窮愁志周秦行紀論謂牛僧孺身與帝王妃
后冥遇證其身非人臣相懷異志于圖讖云、所恨
未暇族之若不在當代必在子孫須以太宰少長咸
冥于法牛李之黨如宗閔之徒則小人也僧孺無大
過惡而德裕恨之如此之深亦過矣、至欲滅其族則
德裕乃忍人也僧孺豈能為篡逆身死之後子孫豈
有反者信圖讖而妄加人以滅族之罪恐天地不容
鬼神不赦卒死朱崖未必非報也開元中御史周子
諒彈牛仙客亦以姓符圖讖子諒杖死于朝堂亦報
也仙客不可為宰相是已加以名應圖讖之罪則妄

也識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
鬪血成川謂之自狂顛言不能成事何足畏也終唐
世無牛姓為盜者識又何足信哉

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
康注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天下皆以白金為銀其
後云造銀錫白金既造銀又造白金則白金疑非銀
也恐是金之白者赤金亦金之赤者尔金三等以色
之淺深為別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
然為二物

漢文時日蝕以為丞相周勃所致退勃使就國宣帝
時日蝕以為楊惲書所致遂殺惲成帝時日蝕以為
相王商所致罷商

遂為母子如初見左傳遂為父子如初見鄒陽傳注
漢有甲令乙令甲令見吳芮贊著甲令以稱忠乙令
見張釋之傳注

四至九卿司馬安見汲黯傳許商詳見周堪傳
今婦人削去眉画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
去眉毛以代其處也

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為中
元日本事詩云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後果

如其言乃上元非中元也

周禮卿執羔注云羔群而不失其類介甫云群而不黨致恭以有禮春秋繁露云凡贄卿報羔：飲于其毋必跪而乳類有禮者介甫前說本于注而小不同不失其類與不黨則有間矣後說則全用繁露也魯直詩多用居然字晋宋間語也范堅云居然許宗之請庾敳云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后稷詩云居然生子此其本也

猗覺寮襟記卷下